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八

萃 睢州 莫湯 于斌

同較

繁昌

丁

德明監梓

大不吉水 李振裕

萃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云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蓋言聖賢既相姤遇則天下之人得以會聚故以萃次于姤也然萃所以得亨者蓋君臣相遇民物和會當此之時其道得以大通其志得以

行故萃亨者此也王假有廟者廟貌也言聚先祖之神故謂之廟何則夫人之生則精神萃之于身及其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于此時也孝子慈孫雖有求見之志而不能見其容貌雖有虔奉之心而不得爲之奉養是故聖人觀萃之卦假其萃聚之道設爲廟祧以萃祖宗之精神于其間以奉四時之祭以盡孝子之心而施教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當此萃聚之時皆知尊事其祖先也故萃聚之道莫大于此利見大人亨者夫小民蚩蚩不能自立是必得大有才德之人以仁義之道生

成之然後得其所亨今萃聚之世民物和會故當利見大有才德之人然後民得以亨通矣利貞者君之所以得民民之所以從君必須利在于正道苟居上者不以正道而治之則民始雖衆多而聚終亦離叛矣是萃之道所利者惟在于正用大牲吉者夫君之所有天下者蓋由功業被于民而爲天之所眷祐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則爲人上者撫有萃聚之世皆由天所付與之也故王者當此萬物萃聚之世必用其碩大之牲爲之享祀以答天所貺之命故得其言

也利有攸往者萃聚之世君臣會聚天下和同故
聖賢君子必當往而康濟之使天下夫得其亨通
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萃訓卽聚也言天下君臣民物會聚之時也
順以說者此就二體以言之下坤爲順上兌爲說
是聖人在上能以仁義之道順民之欲說民之心
使羣民亦以順說而相合也剛中而應故聚也者

此指九五六二而言蓋五以剛德居中爲萃之主
下應六二柔正之臣是君臣之間倡而和令而行
同德而治者也夫旣順而說又剛而中有此四德
之備然後天下之民因得而聚矣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者言王者假立廟貌以聚先祖之精神以修
四時之祭以盡孝子之心而示教于天下使皆能
明享親之禮也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者言當此萃
聚之時必須得大有才德之人以正道治之則天
下可得而久大矣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者夫君者天之所以命也故代天理物以仁義之

道生成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皆受其賜而會聚于時則王者用夫牲之禮答天之意以順承天之所命也然利有攸往而言順天命者夫王者既代天理物則必往而康濟之所以順上天付與之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者此廣明萃聚之義也夫天本居上地本在下及其陰陽相交萬物發生而萃聚此天地聚會之情也至于昆蟲草木亦各從其類故繫辭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是也今此君臣民物各相萃聚之世聖人觀此萃聚之道則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狀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義曰上兌爲澤下坤爲地澤者水之所聚今澤處地之上是萃聚之義也除法也言君子之人當此萃聚之世民旣和說海內晏然于是之時不可復用其兵是必韜藏其弓矢偃息其戈矛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也故昔者武王翦商之後載橐弓矢倒載干戈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是所謂除去戎器者也然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雖萃聚之世民已和會然不可不有所備蓋事久則弊隆極必替故聖人于是時亦常因民之隙訓習師

旅以爲國備而戒不虞至如堯舜商周之時可謂
極治矣然猶立司馬司徒司空司寇之職以訓習
兵戎以是觀之雖在萃聚之世至平之時亦當戒
于不虞此乃聖人安不慮危存不慮亡之道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
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義曰孚信也按此初六居萃聚之世上應于九四
是以始初則以至信相待欲相萃聚然而六三以
不正之身居其間上无其應又最比于四遂招誣
詭謗之言以間于已是以初雖始有誠信以待于四

今旣爲小人之所間則初六誠信之心不得其終
也乃亂乃萃者謂六三旣爲間于初六不得與四
相從是以初六心志必爲惑亂也故曰乃亂然且
當萃聚之世是上下皆相求萃聚之際初雖心志
惑亂終得其萃故曰乃萃若號一握爲笑者號謂
號咷也一握謂掌握之間至淺末者也萃聚之世
必上下相求和會然後必有所濟然此初雖與四
爲正應然爲六三小人之所間廁于其間以踈隔
于初使不得與四萃聚故始則有號咷之怨然四
雖爲三之所間隔于已而本與初爲應故亦不至

于浚久雖初始則號咷然終得與四為之萃聚而有權笑也勿恤往无咎者夫君子為小人之所疾害小人為君子之所決去此理之常也今初為六三小人之踈間于已為之讒謗然君子之心何必憂恤但執其正道以至誠公直而行往求于四之應則必无咎矣

賁曰八索萃聚一卦為笑言悲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也

義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時之寵榮也是故君子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是君子凡所進用必須有道待上之聘求然後往則得盡進身之道也今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五中正之君然亦必待其君援引于已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乃利用禴者孚信也禴薄祭也夫君子之進必在乎誠信相交心志相接然後其道可以大行也今當萃聚之時君臣之間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煩外飾其道得行矣若夫君臣之間誠信未著心志未通而欲其道之大行則孔子所謂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者也蓋君臣相應則道可大行孚信中立則

雖禴之薄祭亦可通于神明也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者言六二之所以待君之見引而後進者蓋守中正之道而不變不爲富貴貧賤之所移待求而進是志未有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義曰如語辭也六三以陰居陽位不正也居下卦之上不中也以不中不正之身居于萃聚之世上无其應而欲親比于四然四本與初爲正應是以不納于已既不見納是以嗟咨怨望復何所利哉

往无咎小吝者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成萃聚然後事有所成今此六三雖无正應而四又不見納然當是萃聚之時捨其四之陽以類求類則往而應于上六亦免其咎然小有鄙吝者蓋上六亦陰以陰求陰所以小吝而已象曰往无咎上巽也者言六三捨九四而往應于上必无咎也何則蓋上六以陰爻在上陰爲巽順必下接于已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義曰萃聚之世衆陰皆欲萃于君而四以陽居陰在上卦之下不中不正而當衆陰之路是必有損

民之疑奪權之嫌故須內抱剛明之德外盡忠順之道使其事爲大吉然後可以免咎故曰大吉无咎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義曰萃聚之世天下之民皆遇聚歸于上今五有剛明之才居至尊之位當是時下有九四不正之臣據羣陰歸已之路而固塞之是使衆民皆歸于四而不歸于五故五所存者位與號耳无咎者以五雖有權臣在下侵權奪勢然本有剛明之才中

正之德但其道不得以大行亦可以自得无咎也匪孚元永貞悔亡者言五雖有侵權之臣而使已之威賞號令不行于天下而不爲天下之所信苟能自守永長貞正之德无私无陂久而不變則可以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者言五雖有其位而其道不得以大行而教化號令不能以及于天下不爲天下之所信是其志未甚光大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義曰齋咨者嗟嘆之貌出自目曰涕出自鼻曰洟上六居卦之極上進无所往引退无所適當萃之

時而又下无其應是以嗟嘆而涕洟以求其萃豕也然則得无咎者蓋六三以不正之身在下卦之上亦无其應是以與上以類求類此所以无咎也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者言上六所以齋咨涕洟者以不得其所而不安其居也

升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義曰按序卦云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言物之衆萃自少而聚之于多自下而至于高以升于上故以此升次于萃也然曰元亨者言聖賢之

人升于上位必須有元夫始生之德以生戒天下之民物又有大亨之德以通濟天下之事然後得盡所以升上之道也用見夫人勿恤者夫君子之升進雖有是大生大通之德然不可孑然而獨往必須用見大有才德之人以依附之然後升其高位而不至于危可以永保其祿位復何有所憂恤哉南征吉者按此九卦上坤坤為西南之卦下巽巽為東南之卦上下皆是南方之位故曰南征夫聖賢之人居升進之時必附麗南方離明之主又取其往就南方長養寬平之地以生成天下則所

行之道无不通濟故可以獲其吉也况天下平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夫
 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義曰柔以時升者此釋卦名之義也巽在下坤在
 上二卦之體皆主柔順而又三陰在上得時而進
 亦猶賢人君子執柔順之道以其時之可進而進
 是得其升進之義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者此又以二體兼九二六五以釋元亨之義下體
 巽也上體順也剛中九二也應謂六五也夫君子
 必不可全任巽順之德若全任之則失于懦是必

內有剛明之才外有柔順之行使剛不過亢柔不
 至懦而所為所行之事皆得其中正然而外既有
 柔順之德內有剛明之才苟或上无其應則亦不
 可得而升進故今又應于六五中正之君是當此
 之時君子皆得其升進之道以元大始生之德通
 濟于天下是以大亨也南征吉志行也者言君子
 之進既附麗其大人又即其南方生養寬平之地
 以生成于天下是所立之志所行之道皆得以大
 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義曰坤爲地巽爲木夫木之生資于地始自芽蘖至把握積久以至合抱是升進之象也君子觀此象執柔順之德常積善道不矜細行以日繼月以月繼時以時繼歲至終身久而不變積小善以至大善由小賢以至大賢由大賢以至于聖皆從微而至著由小以至大故曰積小以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義曰允信也率從之稱也夫升進之時君子所志在于乘時以升進于其位而行其道也今初居巽之體處升進之始雖无其應然于九二同心合志

以進于位爲衆賢之先倡故賢人君子皆信而率從之以進于上君子之人旣得升進則其道得以行其志得以伸其澤可以福于生靈其功業可以被于天下故吉之大者此也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者初六當升進之時爲升進之始雖上无應然與九二中正之賢合志而進使衆人亦率從于已而升進故得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義曰孚由中之信也禴春之薄祭也九二以剛陽之德處下卦之中而體居其巽是其剛不過亢柔

不至弱執大中巽順而升者也而又止應六五之君以柔順而接納于已其升而得其時得其道者也以至于所行之道所爲之事无不合于中夫君既以柔順而接納于下則下得盡其由中之信至誠之道以事其君若然以至信至誠而事其君則不假外物不須外貌而君自然信任矣亦若誠信立于中雖薄禴之祭亦可以通于鬼神也左傳所謂苟有明信雖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篚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薦于鬼神可以羞于王公是也无咎者九二以至誠之道奉于君

而君任信之則是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以此爲臣何咎之有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者夫君臣相信以成天下之事以立太平之功是有喜慶之美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象言商以升上義曰九三以陽居陽履正者也而又有上六以爲之應進不爲小人之所阻礙退不爲時之所疑滯而上六又爲之引道上下相順无有疑間以是而并乎君子之位若升虛邑然復何所疑哉夫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

事也。王曰：王即文王也。岐山，文王所治之地也。夫升進之道，貴于柔順。今此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正，止比于六五，是進得其位者也。然比于六五，柔弱之君又下乘衆陽，剛強之臣六四執柔順之道，率其剛強之臣以事其君，故有文王之象。昔商紂在上，文王爲西伯治于岐山之邑，當此之時，文王有聖人之才，无聖人之位，而以仁義之道生成其一國。至如耕者九一，罪人不孥，仕者世祿，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發政施仁，必先于窮民，是以岐山之

民皆得亨通，故歸者如歸，父母當是之際，文王升進之道愈盛，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也。吉无咎者，文王以仁義居人臣之位，升進之道固已盛矣。天下之心固已歸矣，如是則幾于侵君之權，擅君之民，苟不以柔順之節奉于上，則臣子之分虧而凶咎必至矣。故文王能盡臣子之道，執柔順之節，率天下之民以服事于紂，故得吉而无咎矣。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者言文王治岐山之地，三分天下有其二，且盡率其民以服事于紂，不失臣子柔順之道，是至順之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義曰階是尊者所居之地六五以陰居陽本失其正者也然升進之道貴于柔順今六五有柔順之道居得其中是有大中之德者也而又下有九二剛明中正之臣爲之輔佐然所爲之事患在于不正若能守之以正則可以獲吉而當至尊之位也象曰大得志也者若能守至正以居其位而治天下之民使皆受其賜則已之志大有所得也天下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義曰冥者冥昧也夫升進之道至于五位大中之

極也惟聖賢之人則不爲情所遷不爲情所誘進退存亡皆得其正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止則止今此上六其性冥冥然无所知但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升而不已過于至尊之位失其大中之道而至于亢極故曰冥升也利于不息之貞者息長息也言雖冥昧不知其已以至于上若能知升而可以已知進而可以退謙虛消損不務長息以正自守則猶可獲其吉也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者言上六既不達存亡之幾以至于是上位固當消虛自損不爲尊大以自至于富盛

也

困不富也者言上六遇不義亦凶之幾以至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義曰按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言升進之道不可過極過極則窮困從而至矣至如天之道升而不已必至過亢之悔地之道升而不已必至龍戰之災以天地之道至大尚有困極況于人乎以人事言之是君子之人不得其位不逢其時其道不能行于天下而身至于窮困故曰困然得亨者言君子之道身雖困窮而道自亨何則夫

君子之人以仁義道德允積于中不為窮達富貴

患難以動其心是身雖處困而其道自得以亨通

故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此之謂也貞大人吉无咎者真正也言小人居

窮困之時憂愁迫蹙姦邪竊亂无所不至則其為

禍也不可勝道矣惟君子處于窮困則能以聖賢

之道自為之樂又能取正于大有德之人以為法

則故所行无不得其道所以獲吉而无咎矣有言

不信者夫聖賢之人居得其位行得其道不令而

民自信不言而民自從其勢固然也至于窮困之

民

時不得其位不能行其道雖有言可以爲天下法而終不見信于人亦勢然也何則夫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是君子當窮困之時豈能以言語見信于小人哉故孔子聖人也孟子賢人也困于衰周之時雖歷聘于諸國人皆謂之迂闊是有言而人終不見信之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義曰剛揜也者此釋困卦之義也坎爲陽兌爲陰陽爲剛君子之象陰爲柔小人之象夫剛體本居

于上柔體本居于下猶君子居上位以治于下小人居下位以奉于上今困之卦陽居下陰居上是剛爲柔所揜君子爲小人所蔽困之象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者此以二體言之下坎爲險上兌爲說言君子雖居窮困險難之時而能以聖人之道自說樂之則處險而不改其說是于困而不失其所以亨通之道非君子其能與于此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者卽九二九五也言二五皆有剛明之德而又得其中是大有賢德之人也故君子居此困窮之時必當持正此大有德之

人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者君子當是窮困之際道不得行言不見信苟拘中類徒益至于窮困也世貞大人言以困中必吝嗇成二成五也言二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義曰兌爲澤坎爲水夫水本聚于澤上而浸潤萬物今水反在澤下是萬物不被其潤澤猶君子之人所以居大位而澤天下之民今反在困窮之地是其道不及于天下此困之象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命謂天之所命也致謂極盡之義言君子有仁義之道蘊諸其身固當居大位處重權施其事

業于天下以澤萬民則宜矣今居于窮困之間使其道不得以行是事非已招咎非已致匪人力所爲蓋天命之使然也然而君子之心自達于性命之理不以困躓易其操不以貧賤變其節恬然自樂以遂其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義曰臀者最處卑下之物也株木者枯老朽槁之木初六居困之始在險險之下其體陰柔不能自濟雖上有九四爲之應然爲其所間隔又有六三

上无其應下比于四初以三專侵已之正應是以
 已欲上進而不得又最在于下是猶困于枯槁之
 木更无生長繁盛之意也入于幽谷者初既居窮
 谷困之下不能自濟進不得已之應如入于幽暗深
 谷之中而无所明顯也三歲不覲者此爻窮困已
 甚雖有四之正應而為二三之所間使不得進而
 又在于下體難于上進至于三歲之間亦未得與
 四相見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者初最居于如
 困于幽暗深谷之中无所明顯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

長于酒食中有慶也

義曰凡居窮困之時必有剛明之才然後能濟于
 世今九二以剛陽之質處下卦之中有剛明之德
 是能自濟者也既有剛明之德而能自濟則眾皆
 歸之歸之者眾則所奉者厚故困于酒食饜飮之
 象也朱紱方來者朱紱天子之服天子純朱紱方
 將也言九二既有剛明之才夫中之德為眾人所
 歸則天子必委任之既委任之則降體貌以禮之
 厚恩命以尊寵之是天子寵命將至故曰朱紱方
 來利用亨祀者凡易中言享祀之類皆謂以至誠

上通於神明九二既爲衆人所歸又爲天子所任則必能進其至誠率天下之人以奉于止如享祀之時竭誠以通于神明也征凶无咎者以此九二其勢已尊其權已重其寵已隆人臣之分盡于此矣若不知止而復求其進凶禍必至矣夫凶禍之來皆已所招非他人所致復何咎于人哉此亦戒之之意也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者言九二有剛明之德居得其位而爲天子所任得行其道于天下而有喜慶之事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義曰石者堅頑之物也蒺藜者草之有刺者也凡居困之際必有剛明中正之德乃能自濟今此六三以陰柔之質處于陽位是履不得其正過于六二是行不得其中以不中不正之身妄據崇高之位上无其應當困之時上進則有九四之剛陽以隔塞其路故曰困于石下而欲守其位則乘于九二之剛夫九二以中正之才爲已所乘陵則反害于已故曰據于蒺藜是進退皆不得其安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者言三以柔順不正之質進

既不得行道退又不獲所安上又无正應以爲也
輔是其窮困至極則雖至親之人尙不可得而見
之是猶入其宮而不見其妻此凶之道也故先聖
亦繫此爻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
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象
曰據于蒺藜乘剛也者言六三所以據于蒺藜者
蓋乘九二之剛也不祥者祥善也以不見其妻而
罹其凶是豈爲祥善者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
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義曰徐徐者舒緩不敢決進也金者堅剛之物車
者至剛載物而行者也謂九二也按此九四爻以
陽居陰居非其位當困之時與初爲正應然九二
在下上无其應欲其比之固塞已路使不得以相
會遇是以九四不可決然而行但徐徐然舒緩而
志圖之也吝鄙吝也以已有正應而爲其所固塞是
鄙吝之道也有終者九四既履非其正爲口之所
間隔然當困之時上下相求雖爲其所隔而初六
本與已爲應但緩而圖之則初六終與已爲之應
也象曰來徐徐志在下者徐徐而來蓋本與初爲

正應是志在于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者以陽居陰不當位者也然初六之陰本已之正應既爲正應雖見隔于九二亦終有相與之道也
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義曰劓者割鼻之刑也刑者斷足之刑也赤紱者諸侯之服也按毛詩車攻篇云赤紱金鳥會同有釋是言諸侯來朝用此赤紱也此五所以言劓刑困于赤紱者言五居困之時衆所不附爲困之主困之極者也夫居困之時衆所不附當寬其慈惠

以仁義之道居已以下于人則人皆樂而歸之今不能寬其慈惠反以剛壯之道刑罰之威以服其人使民畏而從之欲天下諸侯皆從于已然後以威力服之非心服也故人必不從反爲諸侯之所困也乃徐有說者言九五本居得其中又履得其中正雖始失于威暴而爲人所不從若能徐徐緩而圖之施德布惠則人必感悅而從矣然亦利用祭祀者言九五緩而圖之以有感悅之道必須盡其至誠以接天下猶祭祀之時盡其至誠以通于鬼神也然二云利用享祀五云利用祭祀者蓋至誠

至信其禮則一但九二人臣之位九五人君之位
居君臣之分尊卑之差豈可无別故二曰享祀五
曰祭祀也象曰劓劓志未得也者言五專尙劓劓
威服于人而人心將不樂從故其志未有所得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者言五所以緩而圖之有感
悅之道者由已居得其中行得其直故也利用祭
祀受福也者九五若能盡其至誠以接于下猶祭
祀以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義曰葛藟者蔓生之藤臲卼者不安之地也言上
以柔弱之質下无其應居于卦外極困之地不能
自濟是以困于纏繞不得所安困之甚者也曰者
思謀之辭凡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上六既處極
困則思謀其身處度其事動必有悔吝既動而有
悔必當冒難而往以求其變通不顧險難決然而
往則可獲其吉矣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者上六
居困極之地非所當居而已居之所以有纏繞之
困也動悔有悔吉行也者上六既居難中不可不
動必冒難而行則獲其吉也

井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義曰按序卦云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蓋言君子之人升進不已則必至于窮困既困于上則必反而歸于下此井所以次于困也改邑不改井者邑者都邑人民之所聚居也井者是居其地而不可遷改也夫都邑民所居也則可以遷井之為德則不可遷夫邑之名猶君子之身井之義猶君子之德君子之身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

殺君子之道則不可為富貴貧賤生死所加損无喪无得者夫井之淵源終日汲之而不為之喪失雖終歲不汲亦不至于盈滿猶君子積其德于身至于用與不用乃君民之幸與不幸耳于君子之身何所損益哉往來井井者井所以汲水濟于時也往者取其井來者亦取其井往來之人莫不資其養蒙其利也猶君子之德所居之處遠邇之人皆受其賜以至鰥寡孤獨昆蟲草木无不被其澤也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者汔猶幾也將至之謂也繙者汲水之綆也羸者縮絆之謂瓶者汲水

之器凡井之有濟人之功今水將至而綆未出于井則羸其瓶而傾覆之其澤不能及于人凶之道也猶君子以道德仁義正身履行本欲以濟衆也必須致于有位使其澤及于民物則功必有成也而反有至中道而自傾覆其德則澤反不能施天下亦凶之道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義曰此先以二體明井之義也坎爲水巽爲木又爲入木能入水而舉上其水井之象也井養而不窮者夫井泉源之所聚往者來者皆取以爲養而无有窮盡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者言都邑之人居可以遷井者掘地爲之不可以遷猶君子身可以窮達德不可以移易若是惟二五能之二五以剛中之德則不爲富貴貧賤生死之所移其德至造次顛沛之間未始變其道如井之不遷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者言水汔至而綆未出于井其功未濟于人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者所汲之綆旣未出于井而又羸縮其瓶以傾覆其水如

君子不能濟人而又傾敗其仁義中道而止是凶道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義曰巽爲木坎爲水木能入水而舉上其水以濟于人
人有井之象君子法此井象以勞來安恤其民而勸相之勸者舉天下之賢才黜天下之不肖與庠序之教化施禮樂之道以勸天下之人使皆知遷善而遠罪也相助也謂勸農輕徭薄歛節儉國用所以助其生也既勞以安之又勸相以助其生是以仁義之道被于民得井之義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義曰泥者水之滓穢也初六以陰柔之質滓穢沈滯居一卦之下上无其應其功不能及于上是井之滓穢沈滯至于爲人之所不食也舊井者久廢之井也禽者至賤之物也久廢滓穢沈滯雖至賤之禽猶不向之則人不食可知矣以人事言之猶人不能脩潔其已不能日新其德不務升進而自處于卑下之位爲人所不與也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者下謂處于卑下功不及于物也時舍者蓋利

不被于人故爲時人之所共棄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義曰谷者谿谷也鮒卽鮒魚也積穢之所生甕者
停水之器凡井之道所以汲取以濟于物今九二
處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下比于初猶谿之水
注射于積穢之物又如甕之敝敗其水下漏是皆
言其功不能上濟于物也以人事言之君子之人
有仁義之術可以濟于天下爲生民之福而潛身
晦迹以自卑下不務升進以行其道其澤不能及
于物以是天下之所共不與者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
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義曰渫者清潔之貌言九三以陽爻居陽履得其
正有剛明之才而在下體如井之清潔而不爲人
之所食亦若君子有仁義之術不爲時君之所用
惻者憂惻也言君子所憂者非憂其一身貧賤憂
其君不堯舜憂其民不仁壽故其中心惻然蓋以
其道德仁義不見用于上其澤不能及于天下也
且井之清潔可用取汲而濟于物君子有道德可
以升進而濟天下之民然所患者上无明君以察

周易曰義 卷八
三
已之道德若王者有至聖聰明之資能察已之道
德以升進于位而任用之使其道行于天下致君
于堯舜躋民于仁壽則君臣上下罔不賴其德而
受其福慶也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者行者所行
之道也蓋君子有致君經世之才今反不用則智
謀不補于君膏澤不下于民故所以憂惻其道不
行于時也受福者是君子必求明王以務升進于
上使其道大行于天下則天下之人皆受其福慶
日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前受其福慶

義曰甃者以砌累而脩補者也按此一爻以陰居
陰處得其正能自脩飾使其泉源清潔爲人所食
亦猶君子脩潔其行有仁義之道可以濟于天下
然位不得中尙未汲以濟于是君子雖未見用
亦可自守其正而獲无咎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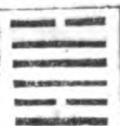
義曰冽者清潔之貌按此一爻以陽居陽處得其
正以剛居中清潔其行是猶井之有寒泉清潔不
撓爲時人所汲而食之以人事言之是聖賢之人
居至尊之位有剛明中正之德有仁義之道可以

為天下之法則可以生成天下之民以至往者來者皆得而濟之也故若井冽寒泉為時人之所共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其義曰收者物之收成也幕者蓋幕也夫井之道以汲上濟人為功今上六以陰居陰而處一卦之上井道之大成者也猶賢人君子脩仁蘊義沛然發施天下而福蒼生是君子之道大成也勿幕者上六井道既成則當使天下之人往者來者汲之以得濟養故不可獨擅其利而蓋幕之也亦猶君子

德行既成則當發施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受其賜故不可遁于山林而獨善其身亦不可吝嗇所為而不施發也有孚元吉者夫井道大成則天下得汲其惠君子道成則天下得受其賜故為天下之人所信既能取信于天下所以獲元大之吉也

革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義曰按序卦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凡井之經久必有壞敗故當淘治穢滓以革易其故使之鼎新此革所以次于井革者變革之義也夫天

周易正義 卷八
下暴亂人民塗炭是必有大聖之興起拯治天下
革天下之命令使天下皆得其寧也已日乃孚者
已日則事已成之日孚信也夫愚民知久陷于塗
炭雖聖人興起亦未知聖人之所爲猶恐未免于
難故須聖人丁寧誥戒使民審知然後改正朔易
服色殊徽號制作禮樂一新民之耳目使天下之
人皆出孚信于上故卽日不孚至于已日乃孚元
亨利貞悔亾者元亨利貞天地生成之四德在聖
人爲仁義禮智言聖人爲革之道至難必有是仁
義禮智之四德以生成天下之民物然後合德于
天地而可以无悔吝之道苟于四德有所不備則
將自取悔吝者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
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
亾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大矣哉

義曰水火相息者息滅也下離爲火上兌爲澤夫
水本積于澤中火本炎上水火之性本不相得水
遇火而消火遇水而滅是水火之性自然相息滅
也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者此因二體以言

之離爲中女兌爲少女言女子之生雖同其居其志各有適人之道是其志自然不相得革之義也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者夫民性之愚久處暴虐雖聖人興起以仁義之道生成之始皆出于塗炭然民尙未信聖人故當巳事之日乃新更制作改變號令使決然无疑皆相信而從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亾者文明離象也說兌象也大亨以正四德畧舉之也言聖人旣變暴亂之事于天下遂以文章光明之道感悅于民又有元亨利貞之四德以爲革之道拯天下之難與天下之

治皆順于道而當其理故其悔乃亾也天地革而四時成者此以下廣明革之義也夫天地之道寒暑相易陰陽相蕩故四時順其序而成其歲功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夫桀紂之時天下暴亂民墜塗炭湯武憫生靈不獲其所于是興師振旅放桀伐紂以革其弊上以順于天下以應于民此湯武興治補弊救民于水火爲王者能濟事之大者也革之時大矣哉者夫革變之時是則革故從新除苛解擾一新民之耳目以變時之號令拯天下塗炭之民而納之安泰之域其道至大其

事至深非大有聖德之人則不可爲故先聖所以重嘆之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義曰水火之性不相得故有革之象也君子觀此革易之象以治其曆而明其時蓋天地之大不可以形究是故君子因爲之曆數以推測其妙用究極其躔次考步其陰陽寒暑日月星辰風雨晦明以察天時之早晚以觀四時之代謝所以明示于天下使天下之四民因其時而興功業皆不失其早晚此王者治國之大法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義曰鞏者固也黃者中也牛者至順之物也夫革之道不可驟有所爲必須以仁義之道漸被于民以大中之道固結于下使民心信確順從于已然後可以大有爲而行變革之事也今此初九居卦之始在革之初故不可驟然有所爲是必先以大中之道至順之德以固于民使民固信于已順而從之然後可以爲其改革更變之事也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者凡革之道必須德澤被于民已日然後可以革之也民固即日而未孚可遽

周易正義 卷八
革之乎故但可固守中順而結之未可大有所爲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
也

義曰初九在革之始不可驟然有所爲是必先以
大中之道固信于民使民信之然後爲變革之事
今此六二以陰居陰處得其中又得其正而又處
離明之中能以大中之道變革于民民旣信之所
以得爲革之事故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者征
行也言二旣居離明之中能以大中之道革變于
民夫以是而行則得其吉又何咎之有象曰已日

革之行有嘉也者夫以離明之中行大中之道以
變革于天下而民悉信之是所行皆嘉美之事而
得其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義曰今觀此爻經文有所倒錯止依此文以解之
則義无所當蓋當先云革言三就有孚後則曰征
凶貞厲何以明之按此九三以陽居陽處得其正
又在下卦之上處離明之極蓋離爲火火性炎上
上是兌兌爲澤爲水水火之性本不相得所以得

變革之象也今九三既處離明之極體性炎上時
爲革道故上之三爻必須從而成就之其順從皆
有誠實也猶聖人以離明之道變革所爲除去天
下之暴爲衆人之所信從征凶貞厲者言九三既
能革變其民天下之民既信而順不可更有所征
行但守至正之道則可以盡變革之義也若復有
所往必懼其凶而于正道言之是有危厲者也象
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者之卽往也天下之民既
已革而順從當是時也復何所往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義曰九四居非其正本有悔者也然以陽居陰非
居剛亢而又在上卦之下當悅順之體下承于火
火性炎上而九四能承其炎而變革前政之非故
得悔亡也夫九四既非其正然則水火之際居變
革之間能承此命以仁改暴以治易亂盡其至誠
之心以改革其前非是以獲吉也象曰改命之吉
信志也者言九四在澤之初居于水火之際而居
非其正若能盡其至誠承此改革之命令變其已
往之非信志而行无疑忌之心則獲其吉也可知

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義曰大人者卽大有才德之人也虎者攫搏之物
而威稜可畏又有文采顯明著于外者也九五以
陽居陽處得其位在上卦之中履其至尊爲變革
之主又有剛明之才以革去天下之暴亂以鼎新
天下之號令新民視聽威德兼行爲天下之所信
遠近皆畏而革其非僻之心能使朝廷之間君臣
上下皆有肅雍文章光明之美以發于外猶虎之
有文采炳然著于外又有威稜使皆威信之是若
非大德大才之人則曷致于此未占有孚者言九
五以大中之道威信于天下以革去當時之弊亂
使民信而從之不待占筮而自信矣象曰大人虎
變其文炳也者言聖人革去天下之弊使朝廷君
臣上下皆有文采又使遠者近者望而畏之如虎
之文炳然而盛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義曰夫爲革之道必須以孚信固結于民故九五
之爻爲革之先倡以革變其天下之暴亂有才有
位文章顯著而又可畏也今上六體是陰爻過于

九五而革道已成且在上卦之極履非首倡又承水火變革之終是臣民之位也既在臣民之位則當盡其至正之道以輔從于九五則得爲革之義使君子居之于此位則能輔于五亦能同爲變革于天下雖使文章光顯亦不及于五不可謂之虎變但謂豹變而已言其變革之文蔚然其文采威稜次于虎者也小人革面者以君子居之則能豹變以小人居之則必包藏狼戾之心但飾其外文柔順其道以從于上故曰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者征行也言上六在卦之極過于九五蓋在臣民

之位當輔從于君不可更有所往若以臣民而行則必有猜疑之禍是有凶之道也苟能居是位而守其正則得其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者言君子居此位輔從于五共爲變革雖有文采但不及于虎止可如豹文之蔚然亦著見于外也順以大從君者言小人但變革其外貌以順從于上而已

鼎曰鼎鼎也以木巽火亨於中以辛土帝而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義曰按序卦云革物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變生爲熟革故取新之謂也言聖賢之人凡欲革天

周易口義 卷八
下之弊亂必須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禮樂以
新天下之視聽故必法制齊明得其盡善盡美然
後獲元大之吉其道是以亨通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
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元亨

義曰鼎者鑄金所爲而有法象者也以木巽火亨
飪者此因三體以解鼎卦之象下巽巽爲風上離
離爲火以木以風而入于火故有亨飪之象此鼎
之用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者此以下廣明鼎卦之
義言鼎之所以用者由木入火而成也故聖人亨
之可以享祀于上帝也而大亨以養聖賢者言聖
人大亨以養天下之賢使賢聖盡得其養然此所
以言大亨者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非一聖一賢
之所能致又非一耳一目之所能察故聖人分其
爵祿大其優寵以廣求天下之聖賢使皆得已之
養爲養之大莫大于此故曰大亨巽而耳目聰明
者言聖人既盡養天下之賢又當以巽順之道下
接之是以天下之賢者皆樂其所養盡其謀慮竭
其忠信以輔于君以共成其政故得其天下之耳

爲已耳天下之目爲已日以成已之聰明柔進而
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者此指六五而言
也夫五以柔順之道進而居至尊之位又在上體
之中是所爲之事得其中而又下應九二剛明之
臣是聖賢相得君臣相會故能鼎新制作革去弊
亂天下之事无不得其大通故曰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義曰凝成也言君子之人觀此木火亨飪之象凡
欲鼎新法令革民弊亂以新天下耳目者必先正
其至尊之位定其尊卑之分以凝成其命令而新

其法制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
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義曰夫陽以生物爲實陰以剝物爲虛鼎之爲器
上虛而下實者也初六以陰柔之質而處一卦之
下是鼎器反上實而下虛也既上實而下虛遂至
鼎顛趾也利出否者夫否者否惡不善之物也鼎
雖顛趾然利于出否去穢以納新也得妾以其子
无咎者夫妾者至賤者也以至賤而爲尊者之配
升于貴位而爲正室所以反得无咎者以其有子

故也有子何也以其子能荷先祖之業承宗廟之重故得无咎則公羊所謂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者此其義也其意若君子承弊亂之後思欲鼎新天下之事其所爲雖有小害然利于覆去否穢建立新法以新天下之耳目終立天下之大功所以得其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者夫鼎雖顛覆然能覆去否穢以納其新是其道未至于悖逆也利出否以從貴者夫旣以顛出否穢以納其新又以妾爲室而无咎以子之貴故也其于天咎象曰鼎顛趾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

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義曰九二以剛陽之質處鼎之中是鼎有實物之象也夫鼎之實必有齊量不可以盈溢若遇其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之人雖有才德亦有分量鼎若職事過其才分則有隳官之誹矣仇卽謂五也此疾謂三與四也言二雖應于五然以三四間隔其路使其君不得以他職事卽加于已故已旣得盡其才以事于上而无隳官之咎所以獲吉蓋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增才任已極不可復有所加故也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者言人才有大小若才

不甚大而加其煩任重職則必有凶敗之至故宐
慎其所之不可妄其所行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者言我之仇雖爲三陽所間而不能復加事于已
則我終免曠官之尤悔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曰九三以陽居陽自實也居下卦之上有耳之
象也夫鼎之耳虛之所以容鉉也今革易其常道
以實其耳不能受鉉者也鉉而不受鼎斯不舉矣
是其行之所以窒塞也夫鼎而不舉行而窒塞雖

有雉膏甘美之食焉得而食哉若君子之入以剛
亢自處不能容受天下之賢故其行所以窒塞也
夫既不能容受天下之賢雖天下有善謨善慮亦
不可得而用矣方雨虧悔終吉者夫雨者陰陽相
和而然也若能改革前非去其剛亢止以交于君
下以來于賢則得虧損其悔而終獲其吉矣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者言鼎必虛耳以待鉉而舉之今
以陽居陽而自實是失其爲鼎耳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

義曰九四居上卦之下鼎足之象也餽者鼎之美實渥者沾濡之貌夫鼎足所以承于鼎以受其美實今九四以陽居陰居非其位不正者也以不正之質是不能上承于鼎斷折其足傾覆公家之美實不惟傾覆美實而又有沾濡其形體之凶若人臣智小德薄而切進于君當人主大任荷國家重責則必曠敗其職而傾覆公家之事不獨傾覆公家之事而又有刑戮及身受污辱之禍凶之道也象曰覆公餽信如何者言禍及身信无可柰何也故先聖特繫此爻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而天德不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義曰黃者中之象金者至剛之物鉉所以貫鼎耳而舉之謂九二也言六五以陰柔之職居大中之位能謙虛以下接于九二之剛猶鼎虛其耳以待其鉉而舉故今得金鉉貫其中而舉之以成鼎之道也以人事言之則是君虛謙而不自高亢下接于天下賢明之臣使下之賢相率而歸以輔于已利貞者以六五雖有大中之道以下接手臣然以陰居陽履非其正而九二以陽居陰亦非其正也

以不正之道相親此則不能无悔故聖人于此淡
戒之言利在其至正之道然後可以獲其吉也象
曰鼎黃耳中以爲實者言五以陰柔之質本非其
實而能虛中以納物行大中之道以爲其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義曰玉者有堅剛之質而其色溫潤上九以陽居
一卦之上處鼎道之成衆爻皆履剛而此六爻獨
履六五之柔是剛柔相濟而有玉鉉舉鼎之象以
六人事言之是爲人臣者有剛柔之德致君子堯舜
三代之治成太平之化故能獲其大吉而无所不
利也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者上九以剛陽之爻
履六五柔順之質剛而不至于暴柔而不至于懦
故所以致君子无爲皆剛柔得其中節者也然六
五言金鉉而上九言玉鉉者夫玉之性剛柔全也
上九體陽而履柔剛柔全也故曰玉鉉六五以陰
而乘陽差失其正其德未備故曰金鉉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八

受震表土風易曰舞下歸卷第八

通乘湖美大其五其將未歸對曰金益

土式歸湖而歸奉歸乘全出對曰王益六五以歸

王式言王益者夫王式卦剛乘全出

歸六五柔剛之既剛而不至于暴柔而不至于謝

歸也象曰王益五土剛柔濟濟上式以剛剛之文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九

睢州 湯

斌

吉水 李振裕

同較

繁昌

丁德明 監梓

震

☳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

義曰按序卦云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動

也蓋言鼎者國家之重器震者長子之象按說卦

又云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此震者坤一索

之卦也故有長男之象言正嫡之子可繼先祖之

業奉宗廟之祭能主國家之重器也此震所以次于鼎也亨者震爲雷雷者盛陽之氣居于地下而出于地上故動則有威既動而有威則勻者出萌者達蟄者伸枯者榮天下萬物昆蟲草木之類无不震動而亨通以人事言之則是聖賢君子一動而天下之民无遠近小大无鰥寡孤獨皆被其德澤而各遂其所若君子之人一動而不能法震雷使萬物得其亨通則不能成動之道是動之妄者爲也故聖人特于此言震亨者所以爲動者之法也震來虩虩者虩者蠅虎之蟲也藏牕壁中蠕然

而動言威震之來則人爲之戰兢兢悚懼不能自安如蠅虎蠕然而動然則重言虩虩者恐懼之至也笑言啞啞者啞啞則和樂之貌言始以威剛既能戰慄不敢爲妄故動有法則而不陷于刑戮雖有威剛之嚴而不加于已故始雖有恐懼之憂終有笑言之樂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者百里卽雷聲之所及也七者宗廟之器以棘木爲之似畢而无兩岐所以舉鼎之實而升于俎也鬯者以鬱金草和酒而有芬芳調鬯之氣言震有長子之象大而繼天子以臨天下小而繼諸侯以臨一國是必有威

德以及遠使民心知有所歸則威震之道全而可
以主宗廟之祭而不喪七鬯也尋于之象大而巽
豕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
祭主也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義曰震亨者言震雷不動則萬物不通聖人不動
則天下不亨恐致福者言震雷之來能戰慄恐懼
以自修省則不陷于禍害而終致福慶之事後有
則者言既恐懼而致其福則是不為非妄之行而
動有所法則致有笑言啞啞之樂也震驚百里驚

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者言
長子既有威德以及于人則遠者无不驚恐近者
无不戒懼是以民心莫不趨向而樂從之故出可
以繼祖考之業奉宗廟社稷之祭而為之主无喪
失其七鬯者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義曰雷者天之威也洊者因仍之謂也以上體是
雷下體亦雷則是天威重仍而至也則萬物莫不
震悚而獲其亨君子觀此震雷之象以驚恐戒懼
修飾其身省察其行以全身遠害則身不陷于過

惡刑戮所不及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義曰來者自外之辭夫剛威之行所以驚懼姦偽懲戒邪惡初九有剛明之德而居震動之始是不敢爲非而內无所嫌故剛威自外而來本非已所招致然已不能无恐懼之心既能虩虩然恐懼則其身益修而其行益明不敢爲妄則禍患必不能及于已而終獲笑言之吉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義曰來者亦自外之辭六二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中是履得其正行得其中既有中正柔順之德是不爲非妄也故雖剛威之來亦非已所招致故曰震來也然而厲者蓋初九爲震之主而已以陰柔之質下乘陵之故其身必有危厲也十萬曰億貝者寶之謂也言當威震之時而乘震動之主則其身危厲而所喪失者多故曰億喪貝也躋于九陵者躋升也陵險阻之地也九陵言至高也不惟多有所喪失而又超履高險升于九陵之上然則

雖有喪貝躋陵之事然以本有中正柔順之德不
須馳逐追取七日之間自然得之言始雖有失而
終有所得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義曰蘇蘇者震恐之貌凡剛威之行所以警其邪
為而戒其姦惡故初九有剛明之德六二有中正
之道雖則威震之來非已所招故曰震來今此六
三以陰居陽履非其正而為高亢者也既履非正
而又高亢則是邪惡之人也其威震之來乃已所
招故不曰來夫以不正之行當威震之時故蘇蘇

然恐懼之也行无眚者言六三雖以不中不正之
行而下巽于六二之柔上奉于九四之剛于理為
順故雖震威之行可以免其禍患而灾眚不及于
已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義曰泥者泥滯不通之辭也居人上者必當有剛
威之德又有至正之道以安于下則下之人相率
而從之今九四以剛陽之質為眾陰之主居非其
位履失其正雖有剛威不能亨通于羣下以是而
言于已道未甚光大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義曰六五以陰柔之質爲賁卦之主進則上无所
應退則下乘九四剛威之臣往來之間皆有危厲
千萬曰億言六二處下卦之中亦乘于初九之剛
故居不得安而大有所喪是以稱億喪貝今六五
爲一卦之主雖下乘九四之剛然履得大中之位
行得大中之道雖往來之間時有危厲亦不能大
有所喪也有事者夫當威震之世下有剛權不正
之臣若專无爲而治則不足拯天下之難救天下

之弊固當有爲獨任以權天下可也象曰震往來
厲危行也者言六五居至尊而乘剛故往來之間
皆危厲而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者言處得其位
合于中道雖興起大事亦无所喪失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
也

義曰索索者中恐懼之謂也矍矍者視驚聳之貌
也上六以陰柔之質居威震之極履不得大中之
位故當威剛之來索索然恐懼矍矍然驚聳也征

凶者言居威震之極而又无大中之德則當固守常分庶免凶咎苟復有所往是凶之道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者夫九四為剛威之主而處上卦之下上六居一卦之極而在无位之地遠于九四故九四之剛威不能及已之身雖不及其身而及其鄰謂五犯九四之剛有往來之厲則已能觀此鄰戒以自修省其身整治其行故得无咎也婚媾有言者上六處不得位履不得中雖婚媾至親之人亦不能免讒問之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者言上六所以索索然恐懼以履不得中故也雖凶

无咎畏鄰戒者言雖有凶而能免其咎以其能觀戒于五而畏慎其所行故咎可以免也于也又收

艮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蓋言人之動靜各有其時若動而不已必有悔吝生故以艮次于震所以為世動靜之戒也夫艮者山之象山為地之鎮安止而不動故為止之象背者目所不見之所也言艮止之道必止于未萌之前若夫聖人之治天下將禁民之邪制

民之欲節民之情止民之事必于其利害未作嗜欲未形未爲外物之所遷而其心未動之前先正其心而不陷于邪惡若止之于背之後目所不覩而不見其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庭者指淺近之處而言之也行于淺近而猶不見其人者蓋止得其道各守其所而有定分不相揉雜故也古之聖人之治天下也其在建官分職各有所責若習禮者專掌于禮習樂者專掌于樂習兵者專掌于兵習刑者專掌于刑各守其職而不相干也又如天下之民爲士者止于爲士爲農者止于爲農爲

工者止于爲工爲商者止于爲商是亦各有定分不相揉雜處不易業而守其常故如行于淺近一庭之間而不見其人是其各有所止而不相雜亂也无咎者言能止其事于未萌之前使官民各得其止靜不相揉亂故无咎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義曰艮者山之象也山爲止靜故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者大凡

動靜必有其時若其時可以止則當止而不可動
若其時可以行則當行而不可止可行者若上有
不其君下有其民若退止而不進則君民无以自濟
故聖人特于此言聖賢之道當觀其時之可否而
進退之若行而不失其動之時止而不失其靜之
時行止動靜皆得其時則其道光大而明顯故孟
子曰孔子聖之時者言孔子之道可以行則行可
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惟觀其時而
察其道之可否而已然則時行時止所以爲萬世
動靜之戒不于震卦言而于艮始言之者蓋震爲

六雷雷有時而靜艮爲山山一定而不動恐後之人
法此止靜之道不復求于進用使天下之人无所
濟故特于此言之以爲動靜之戒也艮其止止其
所也不言背而言止者蓋背者目所不見所止之
處也言艮其止者能止于未萌得止之所也上下
敵應不相與者言上下六爻各相亢敵而情不相
與是各止其所之象也既能止于未萌之時而又
能使上下各相守其分而不雜揉故總舉彖辭而
結之地不可越出其位而變其思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兼八思其當專

義曰言君子觀此兼山止靜之象凡所思謀當專
詩所職不可越出其位而妄有所思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而
義曰趾者足趾之謂也初六居卦之始在事之初
最處于下是猶足趾也夫足之趾本亦能動有其
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正所以得其
无咎然止物于其始必須永長守其志正而行之
故曰利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者言初六居卦之
下而能止事于未萌所以未失其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

退聽也

義曰腓者足之膈腸也按此一卦不以爻之陰陽
位之貴賤尊卑而言但取人之一身之象以明其
義故初六居一卦之最下其象爲趾六二處初之
上故爲腓之象夫腓之爲物不能自動隨足而已
是足動則動足止則止今足旣已動而欲止其腓
必不可得而止也是不能自拯救其失但隨物而
動也亦如凡人不能制事于初及事已動利害已
作嗜欲已萌欲強制之終不得而止也然雖強止
之則不能稱已之欲是欲止之心不獲其快也象

周易口義 卷九
曰不拯其隨未退聽者言不能制之于初始及事已作雖欲止之必未能于其所處而聽其止靜之事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義曰限者人之身上下分隔之際也夤者脊脊之肉也九三居上卦之下下卦之上于人之身體是猶分限之際也夫身之中亦不能自動惟下之有所動則從而動之上之有所動亦從而動之如上下已動而欲艮止其身之中則必分列其脊之肉矣此言人不能制其事于始又不能成其事于終

措置之間不得其道而欲止于中道則進退不可而致蠱敗其事故有危厲之苦而薰灼其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不與也今義曰身者是人之一身也夫人之體統而言之則謂之一身手足謂之四肢分而言之則腰足而上亦謂之身今此六四出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處夤限之間是身之象也夫人患不能自止其身今六四能止之得其道使四肢不妄動故如人之靜六止得其道制禦得其術防過得其要不為外物之所遷不為貧賤之所移不為富貴之所易故无咎

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凶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之義曰輔者車頰也六五居上卦之中以人身言之有口輔之象夫口頰者所以主言語之所出若其妄動則有過失其爲咎也不細故先聖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是言語不可不慎也今六五能正其口輔使不妄發其言皆有倫類次序故禍不召而悔可凶矣則所謂言滿天下无口過

者也象曰艮其輔以中正者此爻居非其正然位得其中是有大中之德而能正其口輔使口不妄發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是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義曰艮者山之象爲地之鎮有博厚之德上九處艮之極有敦厚之道而自止使邪欲不能汨利害不能侵死生富貴不能易如此可以獲其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者以敦厚之德爲艮止之事得其艮道之終也

漸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進也夫艮卦之上下二體皆艮止之象夫專務艮止而不求進則失其動靜之中道非仁義之人所存心也此卦上體是巽下體是艮是內有艮靜之心外有巽順之德故能務于漸進此君子之所為也故漸所以次于艮然謂之漸者謂自下以升于高自小積于大自近及于遠安然而行不務速進故曰漸女歸吉利貞者天下萬事莫不有漸然于女子猶須有漸何則夫女子處于閨門之內以待媒

妁之言聘問之禮然後往之若非聘問媒妁之言之禮而往者則是淫醜之女也故父母惡之鄉人賤之天下醜之是其為女者必須男子之家問名納采請期以至于親迎其禮畢備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所以獲吉也然女者臣之象也事君之道也夫君子之人處窮賤不可以于時邀君急于求進處于下位者不可諂諛佞媚以希高位在于窮賤者必力行強學待君之聘召然後可進于朝居于下位者必潔身正志為下所尊為上所信任然後升進入大位皆由漸而致之乃獲其吉

也利貞者若女子之歸于其夫能守至正之道則
 可以正一家君子之事于其君能守至正之道則
 可以正天下至于天下皆能守正則可不失其道
 而獲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義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此釋所以為漸之名
 也之往也漸者謂積漸而之往于所進之地也故
 君子之人亦必潔身修德積漸而升進之也女歸
 吉者言女子能以禮為漸而歸于男臣能以道為

漸進于其君斯獲吉也進得位往有功者此指六

三九三六四九五四爻而言也吉四爻皆進得其

位則所往无不有功若進于士邑則功被于一邑

眾進于一郡則功被于一郡進以輔佐于天子則功

被于天下是君子所進得其正道則往有功也進

以正可以正邦也此亦指四爻而言六四六二以

陰居陰九三九五以陽居陽是皆進得其正君子

之人進得其正則立于朝廷處于列位其道德惠

澤可以福天下之民而正天下之邦國也其位剛

得中者此因九五而言之九五以剛明之德又處

夫中之位夫有剛明中正之德處于至尊之位亦由漸而進也正而巽動不窮者此因二體而言之外體是巽內體是艮夫內无止靜之心而務于躁進外无柔順之德而尚于剛暴以是求進動必窮困內既有止靜之道外又有巽順之德以是漸進則動獲其利而无困窮矣其五與四皆實也此數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于天而漸也義曰巽爲木艮爲山木生山上日久歲深自萌芽至于把握漸至高大而又依于山是漸得其道此漸之象也君子之人法此漸進之象必居賢德善

俗之間以務進其道必居賢善之間者夫有賢善之人動不離道如居其間日漸月磨出入動作皆由正道不入于邪雖甚愚闇者亦可以造于君子之域使其子子孫孫積漸陶染而進歸于善也孟子之母爲子三徙其鄰卒使其子爲萬世亞聖之賢蓋其擇賢善之力也故君子之人其所積習其所居處必得其賢善之人然後漸而習積而久之皆至賢至善之人也皆蓋漸之象一舉而至千里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干水之別也此卦之義曰水外於山也

義曰于者水之際也伐檀之詩曰坎坎伐檀兮寘
之河之干兮是于者水際也鴻者水禽也按此漸
之一卦皆以鴻爲象者蓋鴻之禽一舉可至千里
然始舉必有漸故聖人特取鴻爲漸之象也今初
六居一卦之下居漸之初是猶鴻之始舉漸至于
水之際以人事言之是士之進始于細微君子之
進始于卑下之位也小子厲有言无咎者厲危也
夫君子之進小人之所忌也今初六之進尙爲卑
下其道未見信于時其德澤未及于人故小人之
心皆欲起而害之然終不能爲君子之害但有誹

誦之言而已終獲其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
者言君子之進本以其漸雖爲小人之所危厲然
于義自可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
也

義曰磐者山石之安也言六二以陰居陰以柔順
之德漸得其位而又處得其中上應于五爲五之
所信任爲衆人之所歸是漸而得信居得其所安
若鴻之漸漸至于磐也飲食衎衎吉者衎衎和樂
之貌言六二旣得衆心所歸又爲九五所任故得

飲食豐備其和樂衍衍然是以獲其吉象曰飲食
衍衍不素飽者素空也言六二爲下所歸爲上所
任是上有忠義以輔其君下有德澤以被其民故
其所獲飲食之樂皆得其道非徒空受其飽樂而
已伐檀之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

義曰地之高平者謂之陸言九三居下卦之上漸
至于高位猶鴻之漸至于高平之地也夫征不復
者夫謂三也上无其應下又无輔而切近于四四
亦无應近而相得故三樂從于邪配是其夫征往
而不復反夫既不反則其婦亦不能守正故有孕
而不育之事以至于凶也利用禦寇者言三既往
不復樂于邪配其情意相得而莫能間故可以禦
衛其外來之寇然于君臣之道夫婦之禮已爲乖
戾故但可禦寇而得爲利矣象曰夫征不復離羣
醜者言九三居下體之上而樂于邪配離去羣類
不復反其家矣婦孕不育失其道者夫既征而不
復則其婦亦有邪欲之事以至孕而不育是大失

夫婦之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者三與四樂爲邪配其情相得和順以相保故可以禦其寇難也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義曰木又高于陸也言此一爻漸進至于上卦其位漸高然則鴻者水禽也今漸于木非其所也言四進无正應而下比于三三亦无正應樂于邪配亦非其所也桷者椽椽之屬也言六四以陰居陰本得其正雖比于三有邪配之事然三亦无正應近而相得情意相合可以相輔佐而樂得其所猶

得修長勁直之木可以安棲不至于失所而可以无咎也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者所以得桷而安棲者蓋其不尚剛暴而能盡和順柔巽之德故也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義曰大阜曰陸是岡阜最高者又高于木九五漸得位至于上體是猶鴻之漸于高阜之上也婦謂六二也言五與二爲應而三四爲邪配之事間隔于其間塞已之路使不得往而相從以成生育之

功也然五與二本爲正應皆有中正之德誠以相待其心志不怠雖三四邪僻之人欲間其路然而終不能勝之也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者言九三六四終不能爲之間隔則五與二心志相從而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義曰按此漸卦始于微而至于大由于下而升于高故此一卦皆以鴻漸爲象初則漸于干二則漸于磐三則漸于陸四則漸于木五則漸于陵至此

上九復言陸者按諸家之說以謂上九九三皆處一卦之上故皆言陸陸者高之頂也徧觀經文又无高頂曰陸之文且陸者地之高平者也陵者大阜也又安有地而反高于山阜者哉子夏之說亦然其義未通陸氏之說言高過卽反下故上九處至極之地反爲陸也按漸卦自下而漸于上自微而至于高大且陵者未爲極高之地豈有反下之義哉今考于經文陸字當爲逵字蓋典籍傳文字體相類而錄之誤也逵者雲路也言鴻之飛高至于雲路其羽翎毛質可以爲表儀亦猶賢人君子

自下位而登公輔之列功業隆盛崇高遠大可以
爲天下之儀表故獲吉也按輔嗣之意亦解爲雲
路之義言雖進處高潔不累于職峩峩清遠若止
在高平之陸安得有高潔峩峩清遠之象哉以此
推之是傳錄之際誤書此達爲陸字也明矣象曰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者言聖賢君子之心不
爲外物所動不爲情欲所遷故能積累其善以至
德業高大而不可亂也

歸妹



兌下震上 歸妹 征凶 无攸利

義曰按序卦云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大凡
人事其進必有所歸若進而无所歸則是于進之
義失其道矣然則所謂歸妹者謂姪娣從女兒而
適于人故謂之歸妹夫人之不孝无後爲大其諸
侯守宗廟社稷之大其事尤重故聖人制禮使一
娶九女廣其繼嗣生生不絕永可以守宗廟社稷
之祀而不廢也故娶一而二往從之爲左右媵各
有姪娣同姓者九人必須同姓所以親親相睦絕
爭妬之心是以聖人重之因震兌之象以明其義
震爲長男兌爲少女以少女從于長男非其所配

也非其配而從之者則是姪娣而從于女兒適人之義也征凶无攸利者此言姪娣雖從于人然上有女兒爲之正配當退守其分苟非其位而有征進則是侵女兒之權奪女兒之寵欲以下而陵于上以卑而侵于尊以庶而亂于嫡是凶之道必无所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義曰此廣言天地之道以明歸妹之義也夫天地之道陽氣下降陰氣上升陰陽交通二氣相感然後萬物生若其二氣不相交感則萬物孰由興發而生成也故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而承守宗廟社稷之祀若其婚姻之禮廢不廣其繼嗣則其社稷之祀宗廟之奉絕而无守是猶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能興也歸妹人之終始者言人凡有生則有死有盛則有衰諸侯一娶九女正室死則右媵繼之以至左媵及姪娣繼之不絕所以廣其嗣息而承其祖先之業是歸妹者人之終始者也說以動所歸妹者此因二體以釋歸妹之義上

體震震爲動下體兌兌爲說兌爲少女而從于震之長男非其所說者今動而得說者蓋其所歸嫁姪娣以從于女兄之故也征凶位不當者謂九四九二皆以陽居陰六三六五以陰居陽是位不當也夫以姪娣而從于女兄是不當其正位既不當其正位而妄有征進則奪寵侵權凶之道也无攸利柔乘剛者蓋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剛六五之柔乘九四之剛言柔乘剛者是卑陵于尊庶亂于嫡必不利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義曰澤上有雷所以鼓動萬物以廣生成之功有歸妹之象故聖人名爲歸妹一娶九女之道使其永久繼嗣而无絕君子之人觀此歸妹之象必當察其事之永久法之終末必有敝壞當預防之可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義曰女子少者曰娣初九處一卦之始最近卑下之地是姪娣從于女兄以適于人而能自處卑下盡其卑順之道以承其上而得姪娣之道故曰歸

妹以娣也跛者足之偏也猶姪娣者非其正配然而從女兄以適于人能盡其道以配君子而廣其孕嗣以成其家猶足之雖偏而能履地而行不至于廢也既能盡其姪娣之道守卑順之質以是而往事于君子則獲其吉也象曰歸妹以娣以恒者言女弟以從于女兄而適人者人倫之常也跛能履吉相承也者言能盡其柔順承事于上以承其家吉之道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義曰眇者目之偏也九二以陽居陰履非其正亦猶姪娣從于女兄非正室之象也然而能盡卑下之節以承于上而配君子廣其繼嗣猶目之偏亦不廢于視也利幽人之貞者言九二雖履非其正然上有六五之應雖上有其應而爲姪娣者不可越其位分而上進如其妄求上進則奪女兄之權故當退處其位分守其幽靜之道而不變故獲其利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者言姪娣所以從女兄而適人必居幽靜守正以事君子此道之常也九二雖有其應不妄求進盡至正之道是未變其

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義曰須待也六三以陰柔之質居剛陽之位是履非其正也猶姪娣之從于女兄其年尚幼未可以適人必待年于父母之國待其長大然後復歸君子之家以爲姪娣故春秋隱二年書伯姬歸于紀至七年書叔姬歸于紀伯叔者長幼之稱則叔姬者伯姬之姪娣也當二年伯姬歸紀之時其年尚幼少故待年于魯國至七年乃始歸于紀是姪娣有待年之義也象曰歸妹以須未當者是言姪娣

有幼少未當歸人必待年于父母之國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義曰愆過也九四以陽居陰處非正位猶女子雖備姪娣之數以適于人過期而未往雖過期未往然而以剛陽之質居陰柔之位不爲躁進有柔順之德以其年尚幼未可以往故待其禮之全備俟其年之長大然後歸于君子斯得其時也遲亦待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者言九四居其陰位有柔順之德不務剛躁是志有所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義曰帝乙者商之賢王也言六五以陰柔之質居
上卦之中是猶帝乙之王所歸之妹也然按泰之
六五言帝乙歸妹此亦言之者蓋帝乙是商之賢
王于時最能盡婚姻之禮周之去商尤近知其最
詳故聖人特取帝乙爲言以明其義也其君之袂
不如其娣之袂良者蓋君者正室之小君也故衛
詩鶉之奔奔之篇曰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无

良我以為君君者指宣姜而言之是正室得稱爲
君也袂謂衣袖所以爲禮容也良善也言姪娣本
卑賤之位今六五居極貴之地是正室已死而姪
娣繼爲正室有柔順之德能盡婦道以配于君子
雖其正室之德亦不如姪娣之容禮最備而善良
也月幾望者望爲月十五盈滿之時也月者陰道
婦妾之象也言六五雖得繼爲正室處至貴之地
然不可時有驕盈之志當常執柔順之道但如月
之幾近于望不至盈滿則獲其吉象曰其位在中
以貴行者六五以其處上卦之中履至尊之位是

姪娣至此得繼其嫡而為正室以配于上是以賤從貴而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義曰筐竹器也大凡女子承其筐篚必有物以實之士之刲羊必有其血此事之常也亦猶姪娣之適于人進必有所遇退必有所係此亦女子之常也今上六處一卦之上居窮極之地進則无所往退則无所應進退之間皆无所得如女子之承筐而无其實士之刲羊而无其血進退失所若以此

而行何有所利哉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者上六位至窮極進退无所適猶女徒承虛筐而无其實也

豐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義曰按序卦云得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言凡得其所歸者其道必至盛大故以豐次于歸妹然則豐者王者富有天下生聚繁夥民物衆多是天下衆大之時也故謂之豐既富有天下以至豐盛之極是其道大通矣王假之者凡有聖人之德有

仁義之道苟不得其時不得其位則无與天下之勢无居天下之資是則雖有仁義之道安能有所爲哉故聖人必假此豐盛之時發號施令則民易以從行賞川罰則民易以服以至制禮作樂施發教化可以大行于天下也勿憂宜日中者夫天下至廣有教化之所不能及者有一物不得其所者是王者之所憂也今戒之勿憂者日中則宜也蓋言日未中之時則其明未盛日之過中則其明將衰惟是日中正之時則徧照天下无纖悉幽隱不被其光輝聖人雖富有天下必須仁義道德徧及于天下使无一民一物不被其澤不被其燭如此可以勿憂恤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義曰言聖人廣有四海萬類是豐盈盛大之時也明以動故豐者此因二體以明豐卦之義上體震震爲雷下體離離爲火雷主動火主明聖人當豐盛之時以至明之德而動則其德教仁義大被于天下故此所以致豐大之極也王假之尚大者夫

有聖人之德雖居豐盛則不能加益雖貧賤則不能虧損此言尚大者蓋其得天下之勢則仁義道德可以大行于天下而成光大明盛之業固非假以自大其已而已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者言日之中正則天下萬物无所不照王者之道能徧通天下使遠近幽隱无所不燭如日之中乃可以勿用憂恤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者言凡當盛大之時過必有衰是故聖人于此豐大之時以切戒之言日之過中則必傾昃月三五而盈過盈則必虧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互相推盪于其間則有時而消虛有時而長息盈虛消息皆于時而行以天地日月之大尚且如是況人之小者鬼神之邇者乎故于此特戒之使君子之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豐盈之時不怠其衰微之際增修其德謹慎其行然後可以免喪亡傾覆之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義曰雷電者皆陰陽二氣相擊而成也夫雷電皆至于天下使天下萬物莫不興起而成豐大是豐之象也君子之人觀此象而折斷其獄訟致用其

刑罰然必法此雷電者蓋獄訟之情巧僞萬狀若有威无明則傷于暴有明无威則傷于懦故必明與威兼用之則獄可折而刑可致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義曰配主謂九四也夫豐盛之時必須上下之間皆有光明盛大之德以相敷暢然後可得豐盛之道今初以剛陽之德上應于四四亦有剛陽之德是上下之間皆有剛陽之德光明盛大之道其德相合配故致其豐盛是初遇其四之配主也雖旬

无咎者旬者十日也謂數之盈滿也言初與四皆有剛陽之德而上下相信是由君聖臣賢其德相符今以其發揚光明之德徧于天下是雖居其盈滿盛大之時可以享豐盛而无咎也往有尚者言既上下之間皆有光明之德以此而往則行有所尚也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灾者言上下俱有明盛光大之德故雖居豐盈之時可以无咎若不能守光明之道而過于盈滿則必有傾覆之灾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義曰蔽者掩蔽暗昧之物凡豐大之時必上下之間皆有明德不可少有暗昧然後可以發暢于天下也今六二以陰柔之質而上應于六五五又是陰昧之人是于豐大之時所豐者不能光大而乃豐于暗昧之物也日中見斗者斗星之名也日昏方見暗昧之極也夫日之正中其光輝徧及天下无所不燭豐盛之時上下之間皆有光明之德則可以徧及于天下无有不被其澤今二居豐之時所應皆暗昧之道則是猶日之正中反見其斗星也六二既是暗昧之道則必不能相取信若有所

往則相疑而致疾害也有孚發若吉者言六二雖以陰柔之質无光明之德然位下卦之中是有中正之道苟能盡其至誠之心由中之言以發天下之心志以接天下之人使之皆達其聰明莫不發其志意以親信之如是上下相交而取信則蒙者反而爲明疑者得以相信則可以獲吉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義曰沛者繫于旗竿旌旗之垂也所以掩蔽光明之物沫者星之微小也九三雖以陽居陽處得其

正有剛陽之質然居離卦之極處文明之衰所應
在于上六上六又无光明之德居豐之時不能光
明盛大其道是所豐者惟掩蔽光明之物也日中
見沫者夫斗者星之大沫者星之微六二雖亦暗
昧然猶有中正之德未甚至于全暗故曰日中見
斗今九三居文明之極其明已衰而又所應者亦
陰昧之人是暗昧之極猶日中反見其微星也折
其右肱者夫手之便者在右而已若右肱折則左
雖存亦不足適用也言三居離明之衰又所應皆
无光明之道雖以陽居陽亦不能用成其事也无
咎者九三本有光明之德可以顯用今處于衰暗
之地皆已自爲之不可以咎責于人也象曰豐其
沛不可大事者凡欲立天下之治成大事大功必
上下有光明之德可也今三已暗昧之甚是不可
大有爲于事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義曰蔀者蔽障之物言九四有剛陽之德居陰柔
之位是當豐盛之時而反居于暗昧之地故亦曰
豐其蔀也日中見斗者夫居豐之時當有光明盛

大之德如日之中正无不照臨今九四反以剛明之質處暗昧之地是猶日中之見斗星暗昧之至也夷主謂初九也言四雖居陰暗之位然本有剛明之質而又應在初九初亦有剛明之質德與已同故謂之夷主也是上下之際交相發明申暢其光明之德以被天下而獲其吉也象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者言本有剛明之質而自處幽暗之地不能發其光明之道遇其夷主吉行也者雖居陰暗而遇得初九剛明之夷主以相輔佐而發明盛大之道是得吉而行者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義曰章明也六是陰柔之質五是剛陽之位以陰柔之質而來居陽剛是自能爲章美光大之道以發揚明德于天下故有慶善之事嘉美之譽而獲吉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

義曰屋者人之所蔽蓋其身也今豐盛之終是暗昧之極也家者人所深密而自藏也又蔀掩之亦謂暗昧之甚也上六以陰柔之質居一卦之極不

得其中而過于豐盛之道其暗至甚猶屋本蓋而復豐盛之家本深藏而又掩蔽之是暗昧之極者也間者寂然而无所覩也言上六陰暗之極猶屋之豐家之蔀雖闕視其戶寂然无所覩而不見其人雖三歲之間亦无所覩此凶之道也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者言上六之爻過于中道而暗昧之極始飛于天際上而无所歸自藏者言以至闕視其戶寂然而无所覩是自藏其光明而不能發揚之也

旅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義曰按序卦云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言凡人居于豐大之時恃其盛大多過于中道而不知守常以盈滿自取傾覆喪亡之事致其身窮困反居于外故旅所以次于豐旅者羈旅之義言人寄身于他國托居于外故謂之旅小亨者按雜卦云親寡旅也言人自居于家居于國則親黨助已者衆故其道得以大行其志得以大通今居旅寄身托跡于他國親戚輔已者少其道不得以大行其志不得以大通故曰小亨旅貞吉者夫人居旅

之時親已者寡不可恃其大正之道居于人上但
居旅不失爲旅正則吉矣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義曰柔得中乎外者指六五也順乎剛者指上九
也言六五以柔順之質居于外又有大中之道而
居旅之時托身于外是能執柔順大中之德以順
從于上九之剛是以卑而事尊以下而事上故能
安其所而不失正也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
吉者此因二體以言之下體艮艮爲止上體離離

爲明言居旅之時托身于他國親已者寡必須求
賢明之人以附麗之既順于剛不紊其道不悖于
理又附得賢明之人是以小有亨通而得旅之正
吉也至如仲尼大聖也有聖人之德有大中之道
不得其時不得其位皇皇歷聘于諸國能盡其順
樂以事其君又盡順以輔其人有顏雝由蘧伯玉爲
之主是皆當時之賢者能附麗之至于游夏顏閔
七十子之徒三千之衆是時皆托跡于外而隨大
聖人爲之依歸是大聖大賢之人不得其位不逢
其時託寄于他國皆必盡其柔順以奉其在上而

又得大賢大聖之人以爲其主乃可以獲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者寄旅于他國托跡于外處之最難于道尤重故聖人未此嘆美之惟大聖大賢之人可以爲之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義曰火性炎上而火在山上燎于物其勢不能久留是旅之象君子觀此象當明慎用其刑罰而不留滯其獄何則夫刑者斷人肌膚傷人骨髓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君子當明顯審慎而用刑罰辨其情僞正其在直使无至于失法又不

可重傷其民使繫獄者无至柔留滯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其

義曰瑣瑣者細碎煩屑之謂也夫羈旅之道雖尚柔順然亦不可過今此初六以柔順之質居一卦之下是自處卑賤之地而爲貧賤所動其心故謂猥細瑣屑之事苟容于人苟合于世斯此也言既失其居托跡于他國而爲瑣屑之行如此則人皆賤之衆皆棄之是自取災咎之道象曰旅瑣瑣志窮災者言初六居旅之時而爲卑賤動其心其道不通其志窮困是以取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
尤也次者言旅六二無旅之利而欲舉旅其必其
義曰卽就也次舍也資貨也言羈旅之道旣尚其
柔順而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正而處下卦之中
是羈旅之時托身寄跡于他國而能盡柔順之質
得中正之道柔而不失其中順而不失其正在上
位而不至驕在下位而不至慢爲衆所與如此是
于羈旅之時能卽就其次舍以安身懷蓄資貨以
厚備不失其所之謂也童僕者盡其至順以事其
主也是得此至順之正道也象曰得童僕貞終无

尤者夫聖賢君子之人必有剛正之德然後可以
免其尤患今二所以能免者蓋若之人可以屈身
而伸道不可以屈道以伸身今旅之時失其所居
是其道不得以通而二能盡柔順中正之道故尤
患所以无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其童對專主柔順之五
義曰居旅之時必尚柔順之道今九三以陽居陽
處下卦之上是務剛亢者也夫託身寄跡于外是
失其居而志不通矣而三反爲剛亢之行則衆所

不與故其次舍必見焚毀而不得安居也九三既
爲剛亢之行爲衆所不與而上又无應進退皆失
其所以下近于六二欲親比之是始務剛亢而後
失其所欲求于上又失其童僕事主柔順之正道
是爲旅而焚其次舍喪失柔順之道則衆人所共
疾之危厲之道也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者言
居旅之道已失其所而復焚其次舍是亦可傷悼
矣其義喪者以旅之道而反與于下自取喪亾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義曰處者止息之地也資貨也斧斷也言四以剛
陽之質居于陰位是有柔順之節居剛而不爲亢
者也處上卦之下盡謙順之道故旅之時可以得
其止處者而不失其所也然猶不及六二有大中
之德故安然就其居之次故此但得止息之地也
得其資斧者四雖未得其位然能盡其柔順之道
不爲高亢之行故可以安處而得其資貨又有剛
明之德可以自斷也其心不快者言雖得其止息
資貨然所居不得其中未得其位則進退動止不
遂其心志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者言四雖得止

息之處亦未得其位也心未快者雖得其資貨而能斷然未得其位未遂其志故心所以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必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義曰此一爻以陰柔之質居上卦之中有次中之道巽順之德而居于羈旅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也且雖有柔順中正之德然寄身托跡于外方知其所親比者寡而未嘗固必其所求不必志其所得猶人之射雉但以一矢而射之其得失未可知也然其執節守道不爲困窮貧賤之所動而秉其中正柔順之德雖一時至于必矢而不得

亦終有可嘉美之譽尊顯之命而隨之故孔子羈旅于周末歷聘于諸國亦未嘗必有所求故有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行可之仕者言但于時可以庶幾行道則從之際可之仕者言但以其君交際之得其道則從之公養之仕者言于其國養待之得其禮則從之是其歷聘天下而未嘗固必其所求然而所居之國必與聞其政故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是言孔子有

此盛德而于羈旅動止得其中不固必其所求而自以爲嘉美之譽尊顯之命也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者上言上九也六五爲羈旅之人而能盡柔順之節以奉于上故爲上所信而有尊顯之命及之也逮卽及也

上九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義曰巢者鳥之所居最在上也夫羈旅之道貴在謙下柔順而上九以剛陽之質處上卦之極无巽順之道而爲高亢之行行于羈旅所親比者寡

少而反爲高亢居衆人之上則衆人之所共疾而欲害之旣衆人欲害之則必失其所居而不得其安如鳥之巢而見焚也旅人先笑後號咷者言旅之時托跡于外而得處衆人之上高顯之位則自爲尊貴之極故其心自喜而先笑至于爲衆人之所疾以及焚巢喪位而不得安居故後號咷也喪牛于易凶者牛者至順之物言上九以剛陽而居卦之極自爲高亢之行而喪失其柔順之道于平易之間故有凶也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以旅居人之上于義自當焚也又況恃剛亢之質以處

之者哉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者言處高亢之地而身无巽順之道雖有過惡之事而人无敢言之者故曰莫之聞而至于焚巢後號咷之凶也

巽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義曰按序卦云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蓋言凡人之爲羈旅託身于外比已者寡若不巽順則无所入是必有巽順之德然後有所入然謂巽者以其巽體是風夫風者冥然无狀不知所至之地无所不入故曰巽小亨者夫立大事立大

功欲成天下之業者必須有剛健之德果斷之心勇于所行然後有所立其志得以大通其道得以大行今此巽卦全用巽順有傷于柔懦其道不得以大行也故但小亨而已利有攸往者夫人剛健果決之性或傷于暴而過于中道則所往之地必无所措置必无所詳審是以必无所利矣今此巽卦能用巽順則是所往常獲所利也利見大人者夫人以柔順之道雖爲能順于人而有利攸往然其全用柔順則失于太弱而不能自斷故必利見大有德之人以斷決之使一歸于中正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不誼自潤也必休其
義曰重巽以申命者此明巽之義也言上下二體
皆爲巽體故曰重巽聖人法此重巽之道以申行
命令不可止利于一身便于一方必順天下之心
合天下之欲若風之所行天下萬物至纖至悉莫
不被之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此指九五而言
也夫九五以剛陽之質處巽之體又居上卦之中
以陽居陽履得其中正之位居于至尊而又巽順
所行得其中所履得其正則其志大行其發號施

令則天下之人无不順者也柔皆順乎剛者柔謂
初六六四也皆以柔順之質處巽體之下而皆上
順于剛陽之爻是以下而奉乎上以卑而奉乎尊
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言上有柔順
之德而順于衆復引此彖辭而結之也言九五以
剛而居于巽體之中初六六四能執柔順之道以
下而奉于上全任柔順不能大有所爲是以得其
衆小亨而所往之地所入之處皆有所合然其性巽
順而傷于過柔所申之命令所行之事不能大有
所成是必利見大有德之人以果斷而決白之然

後所申之命令所行之事施之于人莫有不順之者如風之及于物罔有不入者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義曰隨順也夫巽之體上下皆巽如風之入物无

所不至无所不順故曰隨風巽君子法此巽風之

象以申其命行其事于天下无有不至而无有不

順者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

義曰此一爻以陰柔之質居巽之體在一卦之下

是至卑者也既處于卑而又上承于眾剛則是柔

弱怯懦遲疑猶豫不能自決而或進或退无所定

也武人者剛武之士也言凡人有剛則必濟之以

柔有柔則必濟之以剛使剛柔之道皆得其中然

後事可以成道可以行今初六以陰柔之質復在

一卦之下又居巽體是全用柔巽者也既全用柔

巽是以有進退之疑故利在武人之正用其剛健

之德果敢之志勇于行事使所行之事所施之道

剛柔相濟皆得其中然後可獲其吉也象曰利武

人之貞志治也者夫既柔弱怯懦而不能自決則

于身亦不能自治既不能自治安能治于人哉故
必用其剛武之德相濟而行則可以治正其志而
及于人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義曰牀者卑猥之地蓋此一爻本有剛陽之質而
居于巽體又處陰柔之位是其謙巽過甚而所行
于卑猥之地不得其中道者也用史巫紛若吉者
言此爻巽順過甚以其巽而施之于身接之于人
則事必不立而施于事神則可以无咎史巫者史

卽祝史也巫卽巫覡之人皆所以道人之言以告
于鬼神而復道鬼神之意以達于人者也言九二
既巽順過極失于中道惟是用以事鬼神則可也
夫事鬼神者必盡其至誠巽其言辭以使精誠上
通則明靈降監福祉來應紛然衆多以獲其吉而
无咎也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者言本以剛健之
德而反居陰柔之位是失其中道然施之以事鬼
神則得其中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義曰頻者頻蹙憂愁之貌九三以剛陽之質又處

剛陽之位復在一卦之上是其全剛亢而不能巽者也居巽之時失其謙巽之道矣然而上爲六四之所憑陵下乘九二之剛然九二雖是剛德蓋居于陰位亦得巽順之道今九三則是上承六四下乘九二勢不自得是以捨其剛亢之道不得已而爲柔巽屈其心志憂愁然不得已而爲之非出于至誠如是亦可鄙吝者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義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又居巽之體亦謙巽過甚而又行不得其中是以有悔也然以陰居陰本得

其正而上承九五之君竭其志誠盡其巽順以奉其上故得悔亡且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言人之事君其柔巽過順而見疑然不可以見疑而變其志當盡其巽順之節不失其爲臣之道以奉于上承流宣化奉君之威權行君之事所行必有成功是猶田獵之時而獲其禽獸以克三品之用三品卽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克君之庖是也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者言六四雖始有悔然能竭其巽順以承事于君則所行之事必有成功如田獲三品之禽也蓋大臣之事君若不以恭巽

至正之道而尚于諂諛佞媚之行則不可免其誅
戮之禍況于悔采于此盡其巽順而不失其正則
可以悔凶而有其功也
九五貞吉悔凶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其含德以居三品之
義曰言九五處人君之位爲巽之主當以謙順之
德下接于臣今五以剛陽之質復處剛陽之位失
于太剛无柔順之道所以有悔也然以居中正之
位有剛明之才而不失其治天下之道故獲吉而
悔凶既獲吉而悔凶則所往无不利矣无初有終

者言五始以剛強之道无巽順之德以接于下不
能感悅于人心所以无初也然而有剛明中正之
德得所以治天下之道故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
三日吉者凡易中言庚申者皆十日之名取申令
之義也甲于五行爲木于四時爲春仁恩之道也
蓋蠱者承衰亂之後聖人當以仁恩之令拯濟之
故曰先甲後甲庚者于五行爲金于四時爲秋金
主斷割秋主嚴厲此巽爲風之象无所不入主人
君之號令言五處人君之位其發號施令在于當
其賞罰在乎信使善者知勸惡者知懼然賞罰號

令之出將使天下之人皆服從之固不可驟然而
行故先三日以申諭之後三日以丁寧之使民知
其號令之必行賞罰之必信有所戒懼則天下大
治而吉矣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者五所以獲
吉者蓋行得其中履得其正而不失治天下之道
也蓋也中下正言為本下四卦為春治則之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蓋也中下正言為本下四卦為春治則之也
義曰牀下者卑猥之地也言上九本有剛明之質
而居重巽之極處无位之地是所行謙巽亦過甚
而至于卑猥者也喪其資斧貞凶者資貨也人之
才也斧斤也善于斷割言上九所以至于卑猥者
蓋處无位之地无剛明之才又不能斷割以自決
其事故于貞道凶者也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者
處巽之極其道窮困以至卑猥也正乎凶者上九
本有剛明之德可以自斷而反處一卦之極无位
之地是失斷割之才于正道而凶也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九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九

之此...
 其...
 蓋...
 本...
 而...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十

其風睢州黃湯本斌

吉水李振裕

同較

繁昌

丁德明監梓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義曰按序卦云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言人能
 以柔順之道入于人則人皆說之故次于巽然謂
 之兌者其象為澤其性為說所以為天下說之之
 法也然澤者水之所聚而滋息萬物以為生成之
 功使之皆得滋養而說懌也然不謂說而謂之兌

者蓋聖賢之人將欲感天下之心必當以仁義之道恩惠之事固不可以言語口舌而爲說故去其言而爲兌也亨者言聖賢發仁施惠布德澤以說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皆感說之故得其亨通也利貞者夫感說之道多失于邪若小人之人止以淫聲媚色雕墻峻宇流連荒亾以說于心巧言令色柔佞邪諂以苟容于人如此皆所以喪身敗德以至亾家失天下是說非正然也故聖賢之人施其感說之道皆本于至正則无所不利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固其小人之說也天下之心義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者言此卦內三爻爲剛外爻爲柔言所以感說人者當內有其剛外示以柔然而止有剛則至暴而无以感說天下之心故當外示之以柔內旣剛外復柔以此說人則人皆說而歸之是得其正而无所不利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夫天之體之德運動而不已甚至剛者也及其降氣以生成萬物則至柔而不失其柔也人之情莫不好安逸而惡危亾說仁義而懼

鄙吝今聖賢之人內有剛明之德而外示柔順之
道施其仁義發其恩惠以說于天下是上能順乎
天之心而不能應乎人之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
勞者民之情皆欲安而惡勞若聖賢之人將欲役
使之必當發其仁義恩惠感說之則民從其役使
而忘勞苦之心也夫就死者人之所難也聖賢先
能發仁義德澤然後使之冒犯大難至于死地則
民亦說樂而從之无有怨也說之大民勸矣哉者
夫施說之道固非小小之事可以感懷天下之心
必須有仁義德澤以遍施天下使民雖從其勞役

犯其死難皆无怨心况乎納之以善教民固勸而
說從之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義曰上下二體皆兌是二澤相麗也夫水之聚于

一澤之中則能滋息萬物而使之皆得其說澤而

况二澤相麗是其說之大者也君子觀是象凡施

說之道必當施之于大而至于是久遠若小人惟以

淺近為說以快已之欲然至于久遠則不能无厭

倦之心厭倦既生至喪身亾家敗國失天下皆由

于此故君子之人當說其大者惟朋友講習蓋朋

友之道同心同德其志氣相契所講者聖人之道
德所習者聖賢之事業日聞其所不聞日見其所
不見使道德事業愈久而愈新皆无其厭倦之心
是爲說之道莫重于此也 至十八 鼓萃小人辨以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臨巽象九
義曰和謂中和也夫兌者西方之卦也以四時言
之則爲秋秋所以成萬物萬物皆說而成也君子
之人在上以義制天下之民使之感說而歸之故
當廣發其中和之教所應不係于一无心于物而
使之自然感說而從之則不失其兌之義也今初

九居兌之始是能剛中而柔外以施其說也何則
蓋以其有剛明之才故曰剛中體夫兌說故曰柔
外夫內旣剛外又柔是能以中和之道說天下之
人心无所係故得天下之懽心而獲其吉者也象
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者初九能以中和之道上
不係應而行不在私故以此而施說于人則人皆
說而從之復何所疑哉 下之人莫不歸而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義曰此爻以陽居陰履非其正本有悔者也然以
剛居中是其有至信發之于中而施說于人 不爲

邪僻不爲非妄使天下之人皆必信之以至歡心而歸也獲其吉是得其所以爲說之道悔遂必矣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義曰夫感說之道必須至公至正无所偏係使天下之人自然而說之則可也固不可以言語中舌柔邪以苟取于人而求其說今六三當施說之世以陰居陽又在一卦之上是履不得中行不得正以不中不正之道是欲以柔邪諂佞姑息苟且以

來天下之說雖天下之民一時懽心而說從之終无其道以久說斯民以是施說非凶而何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義曰商謂商議裁制也寧安也介隔也疾謂六三是居得太位與持重權者也既爲權位之臣則邪媚之人皆欲以甘言巧語柔佞之道以苟說于已將以希進用之地然小人之徒由欲榮進一身而已若使進而存位則上必爲害于君下必爲害于民君民之間皆被其疾害是則九四既有權位人

求說已及已之說人皆當商議裁制其所說之義則不失其正然既商議裁制則旦夕憂慮常恐小人之進故未能斯須遑安也介疾有喜者六三既以柔邪欲說于已欲圖進其身苟進之則爲君民之害矣故九四則當施剛明之德以裁制而介隔杜絕之既能介隔六三之小人則天下之賢者得以進天下之民皆得其安上以致國于太平下以納民于富壽之域是有其喜慶者也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者九四所以有喜者蓋由能介隔六三諂佞之小人使不得進所以杜君民之害使賢者

得路以施仁義于天下獲其福慶之事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義曰孚信也剝剝也夫聖賢之人皆以仁義爲先若使之進于有位則上可以致君于无過之地下可以躋民于富壽之域使天下罔有一民一物不得其所而不被其福慶也此聖賢之所用心也小人則不然外以柔邪諂佞內以貪殘狠毒爲心若使之見用于上必爲亂于君于下必爲害于民以至天下皆被其剝剝然則爲天下者欲治于民莫若以至誠委任天下之賢使推其仁義之心以布

澤流惠則天下不勞而治矣今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爲兌之主是有可致之資既有其資則當信任其賢明有德之人以輔助于已故天下皆被其賜矣且五雖本應于九二九二有剛正之德而已不能盡柔巽以任用之反比于上六邪佞不正之臣是所信者剝剝之小人也旣信剝剝之小人則賢者退而朝廷昏亂紀綱廢弛以至害于國而及乎天下是其危厲之甚也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者此聖人戒之之辭也言九五居可致之位操可致之資反委任上六柔邪之小人以

剝剝君子自取危厲故于此切戒之責于五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義曰引者牽引之辭也言上六以陰柔居一卦之極當无位之地故欲以柔邪不正之道苟且以牽引天下之民欲使盡歸說于已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者夫施說之道一失其正則皆爲私邪而不可行况其以柔佞欲苟說于人乎今上六旣然故雖得人之說其道亦未足爲光大也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義曰按序卦云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散也
離也釋也言人樂極則憂歎極則悲歡樂之極久
而不已以至離散故渙次于兌然渙者是人心睽
離止下違散之謂也亨者言上下所以渙散故民
所以睽離蓋由道有所壅塞志有所不通是以渙
散故君子當此之時必以權變之術剛明之德釋
去民之險難以和衆情以導衆志使皆得萃聚而
至于亨通故曰渙亨也王假有廟者言人精氣體
魄萃則生散則死精氣散之于天則爲神體魄歸
之于地則爲鬼冥冥然俵俵然幽邈而不知所之

爲人子者思欲追念其容貌竭心以奉養雖有悽
愴之懷不可得而見之故先王因此渙散之義思
欲萃聚其親之神靈故假立其廟以狀先祖之容
貌于是四時追感設爲祭祀之禮以薦享之所以
表追念悽愴之心而又燔燎羶薌以達諸陽酌鬱
鬯芬香之酒沃之于地以達諸陰所以盡孝子思
親之志教天下追思奉先之道也利涉大川者大
川險阻之謂也夫渙散之時民心違離上下相戾
必不能涉其大川是故聖賢君子必起而濟之雖
甚大險必往救其生靈不可懼其患難是利在涉

此大川以拯天下渙散使皆萃聚不至離散而各得其濟也所以能然者蓋巽體屬木涉于川而无沉溺之患故古之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是巽木能涉于水也猶聖人有方智而又有剛健之德能拯民之患難无有不濟者也利貞者言離散之時不以正道而拯濟之則人心愈肆而邪僻之事從而至矣故聖賢之人當此之際利守正道則可萃天下之民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義曰剛來而不窮者此言九二有剛陽之德來居坎險之中而上无所應然已有剛明之才終不陷身于窮困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此言六四以陰居陰居得其正而在上卦之下是位乎外也既居外卦之下下无其應然上比九五之君九五亦无應故與之志合而相得同心戮力上與五同渙散天下之難萃聚天下之民而濟之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者言人體魄既散幽陰而難見是故王者假立此廟以萃其容貌四時祭祀以表悽愴之心然而立其廟宇設其祭祀追思念舊不可以

瀆不可以疏是王者教人之孝亦在中道者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者言川者水之聚濟之以舟楫今下體坎坎爲水故爲川上體巽巽爲木故爲舟繫辭曰剡木爲舟剡木爲楫是唯舟楫爲能利涉大川猶聖賢當此渙散之時必須冒涉險難使渙散者皆萃聚之故往則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義曰夫風行水上渙然而散是得渙之象也帝卽天帝也以形言之謂之天以氣言之謂之陰陽以主宰言之謂之帝言先王當此渙散之時設其郊祀備其物儀薦享于天地以報成功也立廟者言萃聚先祖之精神立爲廟貌四時祭之以表悽愴之心奉先之道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義曰夫渙散之時人民旣違散上下旣乖離救之緩則情僞交作姦邪並起无所不至事難濟矣今此初六以陰柔之質居一卦之下又在渙散之始是往而拯之不可後時固當用剛壯之馬急于解民之難使得萃而不散吉之道也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者言當此渙散之時固不可以剛暴拯濟之

苟尚剛暴則民愈怨而心愈離今初六既以陰柔
居于卦下而復在事初能執柔順之道以拯濟之
故得其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凶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義曰机者人所倚憑謂初六也此九二當渙散之
時以陽居陰失正者也上又无應是无同心同德
合契之人也既无合契之人居又失正是有悔者
也然而初亦无應能知事始用拯濟之馬以救天
下之渙今二若能奔從于初則是得其所憑倚之
地也既得其所憑倚則可以同謀合慮以拯當時

之難使天下得其萃聚天下既以萃聚則其悔得
以凶矣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者言二當渙散之
時上无其應道不得行志不得伸其身不能有所
濟既能奔從于初與之共謀爲慮同心協志而有
所憑倚則是得中心之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義曰夫有才者或无位有位者或无才或位崇而
德薄或志大而位小皆不足以有爲也今六三以
陰居陽履非其正當渙散之時其德不能安天下
之衆其才不能釋天下之難在險之終有悔者也

然而上有上九居一卦之極有剛明之才以已爲正應既以已爲正應是以不能固其所守往從于上然雖不能大濟天下之事亦可以釋一身之患而无悔吝也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者言三雖居非其位而得上九爲之正應往以從之思展其志于天下國家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義曰羣衆也天下之渙起于衆心乖離人自爲羣六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而居陰得正下无私

應是大臣秉大公之道以濟天下之渙且又得君以行其志內掌國之機務外宣君之德意使天下之黨盡散則天下之危以濟天下之難以解天下之心不至于乖散而皆得以萃聚上下悉有所歸有此之功故得盡善元大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者夫爲人臣者當尊其君爲人子者當尊其父然後君父臣子之道正矣丘者隄也不平之地今六四上奉九五之君下爲百官之長當天下渙散乖離之際其承君之命令宣君之德澤以釋天下之難一責于已是其權既重其職匪易故六四常

終日乾乾終夜惕惕竭其臣節能自詭施不敢少安而亦未嘗敢平其思慮也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者言渙散之時上下乖離六四獨能執柔順之道以事其君使天下之衆不至離散如是于臣子之道得其光明盛大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義曰汗者膚腠之所出出則宣人之壅滯愈人之疾然且一出而不可反猶上有教令釋天下之難使天下各得其所者今此九五居至尊之位爲渙

散之主居得其正履得其中能出其號令布其德澤宣天下壅滯發天下湮鬱使一令之出而不復反一號之施而不復更善者賞之惡者罰之使天下之人皆信于上咸有所歸是如汗之不反者也渙王居无咎者言九五既居尊位爲渙散之主當是時上能自正其位下能任六四之臣宣號令布德澤釋天下之大難正天下之廣居輔王者之尊位使天下之人皆知上有明君下有賢臣无渙散之難民得安堵天下合洽則九五之君所以居位而无悔咎矣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者言九五居

至尊之位任賢明之臣能萃天下之民而免悔者
由所居之得正故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義曰逖者遠也夫天下渙散之時上下乖違情偽
叢生利害紛起必有所傷也今此上九居上卦之
極處无位之地能全其身獨遠其難不與衆競故
渙其血去也逖出无咎者言既居卦極而无位是
能獨遠于難所以无咎也象曰渙其血遠害也者
既獨居上卦之上是最遠于患害也

節

三

兌下坎上節亨苦節不可貞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言凡
物不可使之終有離散故必節制之然謂之節者
蓋節之道在于人之一身則言語飲食心意思慮
出處進退以至嗜欲皆有所節使父子有禮上下
有等男女有別尊卑有序長幼有倫夫婦有制內
外有分皆有所節至于一國以及天下用度禮樂
刑政賞罰號令宮室旌旗車輿服器以至稅賦徭
役以其時賢不肖各有所處士農工商各守其業
富貴貧賤各當其分如此之類舉而言之是修身

齊家治國正天下皆有所節故謂之節然其得亨者何蓋人之修身以至治天下皆有所節則所往之地所爲之事无不獲通亨也苦節不可貞苦者人之所難嗜者也猶味之苦也夫節之道不可過過則人不樂從以其一身一家節過則猶无大害若于治天下人民之衆而節之太甚則必不樂從是故聖人預爲之備曲爲之防酌中立法使其車輿器用宮室旌旗衣服制度皆有其節一合于中正苟苦之則天下未易治也且如賦稅之設非欲聚斂其財貨厚取于民以自足已蓋有郊廟之祀

賓客之供兵儲之備此爲國者不可廢也是以不得已而取之取之必有中道故中者天下之通制取之過甚則在下者財匱而不能給取之薄則在上者用度不足是以量時之豐約酌民之厚薄使天下之人樂從而易于輸納可謂得節之道也故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一法而得天下之中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以義曰此因二體以明節亨之義上坎爲陽陽爲剛
下兌爲陰陰爲柔剛得中者九二九五之爻也夫
節所以得亨者陽本在上今處于上陰本在下今
居于下是君臣上下各有分也故曰剛柔分也剛
得中者言九二九五以剛陽之質居剛陽之位又
居得其中履得其正當節之時能爲節制之道使
天下皆得中制是以亨通也苦節不可貞其道窮
也者夫節之道不可過過則不能緣人之情而衆
不樂從是不可久行于世而爲萬代通行之法窮
困之道也說以行險者上坎爲險下兌爲說是說

而能行于險也蓋言聖人緣人之情酌中以為通
制當節之時雖有險阻能以說順行則人亦樂從
之也當位以節者言九五有剛明之德居至尊之
位爲節之主是所居當其位而能酌民情爲之節
制也中正以通者此又言九五居中履正所爲節
制得其中又得其正得其中則无過與不及之事
得其正則不入于私邪是中正所爲之道可以通
行萬世使天下得盡所以爲節制之義也天地節
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此已下廣
明節之道也夫天地之道陰陽之序以生以成皆

有所節至如生成之終則有風雨霜雪以殺之殺之既終復以春陽爲春生之始是天地之道始始終終陰陽相盪寒暑往來不失其序所以能生成萬物此天地盡其爲節之道也聖人法天地之道爲之節制設其禮法各有常分以至取予无不得其中如是而行自然財不傷而民不害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義曰夫水之性決之于江河其性沛然順于下莫之與禦今水在澤中則不能順往而流故有節制之象數者名數也度者制度也言君子之人法此

節之象定其名數立其制度使禮樂之道度量之分无得過差盡合于中也議德行者夫人本五常而生其性有全有偏唯聖人受性之全賢人則才智有所偏是以當節之時必量其才之大小隨其德之優劣以任用之大才者置之大位小才者置之小位若其无德无行則没身而不用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義曰戶者門之內牖之間也夫人之情莫不欲安逸而惡節制之爲禁此節者節人之邪情約人之私欲遏人之非絕人之僞然而節情約欲遏非絕

偽人莫不惡之然當節制之始典章未備法度未
詳必當慎密之不可洩機于人苟所行不密則必
爲人所窺而敗壞成事如是則法未出而姦生冷
未下而詐起必不可以節制之也今初九履下卦
之下居節制之初是謀事之始故當慎其幾密不
使宣露于人使天下之人出之而不知之而情僞
不作巧詐不生則是能慎其幾密不出戶庭之間
所以成節制之道而无咎矣象曰不出戶庭知通
塞也者言初九居事之始所以不出戶庭者非是
藏其幾密慎其法制不宣布于天下蓋當節制之

初典章法度未甚大備不可以宣露于是能知
其時可以通則通之可以塞則塞之通塞不失其
宜也故繫辭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言大凡
幾密之事必當慎之苟宣露于人則君失臣臣失
身以至天下皆失其節如是則不能免于咎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義曰在外謂之門大凡居事之始節人之情僞必
當慎重而幾密之故初九在卦之始處節之初典
章未備法度未完故幾密而不宣露于人事以不

出戶庭也今此九二居卦之中是典章已備法度已立必當宣布于天下以制節于人情使其姦僞不敢萌巧詐不得作天下之人皆合于中制可也今有可致之資而反不出門庭之間使制度不立上下无別以至天下之人皆亂其常則是恣人之情縱人之欲速凶之道也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者言九二居得其中而法制已成當行而不行當施而不施使天下之人情僞交作而上下无等節制之道不出門庭之間失時而不宣布以至窮極亦不能行凶其宐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義曰若者語辭也夫爲節之道必須先正其身然後可以正人身既正則天下孰不從之今六三以陰居陽是爲不正在下卦之上是爲不中既失其中又非其正且在卦之上是居衆人之上者也夫居衆人之上必也賞必信罰必當正身立法度平典章宣政教以節天下之人則姦僞不作巧詐不生而人自信從之矣今反不能自正其身又不能節制其人是雖有嚴刑峻法人亦不從故反自生嗟怨之聲如是必不可爲節制之主也无咎蓋三

周易曰義
以不正之身居衆人之上不能節制以至嗟若之
凶皆已自爲之又何咎于人哉故象曰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義曰按此爻居上卦之下近九五之尊而又以陰
居陰履得其正上承其君下率其民以柔正之道
上以節君之情制君之欲防君之邪僻致君于正
又能宣君之令布君之德以去天下人之邪僞禁
天下人之非僻使天下之人一歸于正而得節制
之道是由以柔正自正其身以至正君率民安然
而行其節制故所往无不得其亨通也象曰安節

之亨承上道者言六四以柔正之道自正其身上
承于君以行節制所以率天下之人得以亨通是
承君上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義曰甘者味之甘人所嗜也夫節之道是節人之
情防人之欲人之所惡也今九五以陽居陽處得
其正又居上卦之中履至尊之位爲節制之主當
節之時能以中正爲之節制无過无不及施于當
世則天下之人无尊卑長幼上下以至于遠近幽
隱皆悅然樂而從之是九五爲節之道使人樂從

如嗜甘味也所以得其吉矣往有尚者五以中正之道爲制節之法可以爲世世之通行而天下之民皆樂從之是五有所往則爲人尊上者也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者言聖人通其情故能達節常人違其情故多苟節夫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理守大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則合聖人中正之道今五居至尊之位在上卦之中是能正其身而爲節制之主使天下之人皆尊尚而從之是居位中正之故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凶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義曰夫節制之道貴乎中正則人樂從之今上六過于九五是居不得中者也所爲節制之道皆過于中是人所厭苦之也以正道言之則已凶矣故曰貞凶然悔凶者夫節制有苦于天下則害其事今上六居无位之地但行于一己而自節苦于一身則可以悔凶故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是言凡過節于一身則可以无悔也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者以陰柔之質居節制之極所爲失中正之道而天下之人厭苦之是過爲節制之道以至窮極也

中孚中孚

三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義曰按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言聖賢之人為節之道必當以信而行之使久而不變可以為萬世之法故以中孚次于節謂之中孚者孚信也信由中出故曰中孚蓋二陰居中是虛中而發誠信于內出之于性孚信既發于中施之于外則天下必信之矣豚魚吉者豚是獸之至微者也魚是蟲之至隱者也夫聖賢之人所立正教必須信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順從之以至至微至隱

之物皆亦被其信是故聖王作為節制斧斤不時不入山林數罟不入污池昆蟲未螫不以火田如是之類是皆取之以時用之有節使至微至隱之物皆遂其生而涵濡其性豚魚無識之物猶且被澤而不妄有所傷則有識之類其蒙信也可知矣故曰吉利涉大川者川者險難之地大則有兵革之事小則有寇盜之虞于天則水旱蟲蝗于人則死亾疾疫險難之事也夫節制之道行于世必以至信及于天下不遺微小則天下相信戒疎和睦聖人以此拯濟天下之難何所不利哉若不以至

信及于上下苟涉大難必有阻溺此中孚之德猶已及于豚魚則天下之人无不信服上下和同物情不違故涉于大難无不利矣利貞者夫信而不正不若不信故聖賢所節制必須不偏不黨至誠不息不爲邪欲所勝則天下皆信其上是所利在于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義曰柔在內者謂六三六四也言三四以柔順處

中而四陽居外二陰旣處其中則是虛其中也言誠信之道發于中行于外使天下之人皆信之故曰柔在內也剛得中者謂九二九五也二爻皆以剛居中而得正夫剛而不中不正則爲私爲暴不可信于天下故剛以得中爲貴也說而巽孚乃化邦者言此卦下體爲兌兌爲說上體巽巽爲風是九五能以風教權變孚信于天下則天下之人說順而信矣左氏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夫聖賢之人不可爲小小之信必當立其大信使天下之人皆孚信之上旣以由中之信發之于中施之于外

无偏黨私曲皆合于中則天下之人皆化上之信
姦偽不作巧詐不興亦以至誠至信奉于上故曰
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者言豚魚所以得吉
者蓋由孚信之所及至廣至遠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不傷其性以至至微至隱皆被其德故小雅魚
麗之詩蓋言萬物衆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者
下兌爲澤澤者水也上巽爲木木在水上舟之象
也夫大川之深至險至浚若以舟楫濟之而居于
其中所涉无不濟矣是猶在上者能以節制之道
由中之信施爲號令風教于天下使天下之人主

下以信相接何所不從哉若國有大患人有大難
則可以使同心戮力以順從于君而共拯之无危
險而不獲其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者夫天之
道无所不正无所不信故冬至則陽氣應之夏至
則陰氣應之寒暑代謝日月往來皆无毫釐之差
是天地陰陽寒暑晝夜日月皆有其信而不失其
正是天之不言而能信萬物也今聖賢之人能推
由中之信无偏黨之邪以取信于天下使天下皆
信之是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周易正義 卷一
義曰澤與風皆生成之道也夫風行澤上物无不從猶君子之人以由中之信施乎外无所不及无所不順也議獄緩死者君子觀是之象以謂獄者繫獄之人就苦而告之之所死者不可復生必推由中之誠原議冤枉察其真偽求其曲直以緩恕其死則可以盡其至信之道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義曰虞度也燕樂也此居兌之始上有六四為之正應然中有九二六三間隔已之應是以初九能度四之正應裁量其情以孚信于已不為二三間

隔而變其志自能虞度終以至誠待之故得吉也
有它不燕者初既以四為正應雖有二三間之而不能虞度之以謂縱有它來從已者已亦執心不變不與之為燕樂也象曰虞吉志未變者此一爻居事之始在兌之初其志專一與四為應其志終不變易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義曰夫信出于中雖天地亦可以充塞苟无信實雖无識之物亦不已從今九二以剛陽之德居兌

之體在中孚之中而有由中之信以及于下上无
其應无所私係在三四重陰之下處幽暗之中而
不失其信是以聲聞于外至于天下同類之人以
孚信應之若鳴鶴之在陰而其子自然應和我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者言聖賢之人既以誠信達于
天下上下自然以誠信相交故與之共天爵共天
祿而无所離間靡散也言我有美好之爵與爾共
散之也蓋至誠所感上下和悅之至也象曰其子
和之中心願者言誠信之人願與同類相應今得
誠信而應之是中心之所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
當也

義曰六三以陰居陽履非其正小人者也切近于
四四以陰居陰君子者也夫小人而近君子則必
陷于君子是以六三得其所敵故曰得敵既敵必
戰則或鼓而進故曰或鼓然小人雖欲害君子君
子執正道而无所變易非小人之所能勝則反自
罷敝故曰或罷且小人既不克勝而得罪于君子
則懼其侵奪故曰或泣然君子守已薄責不為區
區之行不屑屑與小人校計則小人獲存而得出

周易曰 于憂懼之地反有所喜故曰或歌以是見六五不
中不正所爲失道而強弱憂喜之无常也故象曰
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也自
義日月者陰之體望者光魄盈滿與日相望之時
也此一卦惟六三六四以陰柔居手內而六三以
其不正故爲小人也六四以陰柔之質居巽順之
體居得其正奉九五之君能布德教以孚萬邦得
臣道之正也如月之近望光輝明盛徧照天下然
懼招君父之疑常自戒慎不自滿假故曰幾望也

馬匹亡无咎者匹謂匹耦羣類也夫君子守其道
德以務遠者大者不與小人校分毫之利害若以
君子而與小人校其區區屑屑則賢不肖混淆而
君子小人无間以至患害所及今六四雖爲六三
所侵來與已爭然已得其正犯而不校是以絕其
羣類上承于五固守其分養成至德故獲无咎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者言匹馬而亡是獨行也
能下絕六三之類上順九五之尊是自能以正道
上應于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周易口義 卷一
義曰攀者牽攀之謂也此九五居至尊之位履正處中也夫居尊而有中正之德是有至誠至信之心發之于內而交于下以攀天下之心使天下之人皆以誠信奉于上上下下內外皆以誠信相通是得為君之道而獲吉復何咎之有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義曰翰者鳥羽之高飛也此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窮極之地是其誠不能自內而出无純誠之心篤實之道徒務其虛聲外飾以矯偽為尚如鳥之飛登于天邈然不見其形杳然莫覩其迹徒聞其虛

聲而已貞凶者君子之人所為所作必皆本其純誠篤實光大以感于人而人亦以誠實奉之此君子之謂也今乃居无實之地任无誠之聲以正道觀之可謂凶矣故曰貞凶象曰何可長者言上九徒以虛聲外飾驕于人殊无純誠篤實之行以此而往愈久愈凶故聖人戒之曰何可長如此蓋欲人改過反誠以信實為本也

小過而不吝固當變之于中以濟天下之

䷛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

不宐上宐下大吉

周易口義 卷一 三

義曰按序卦云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言聖賢君子有由中之信至誠之道則不以小人
之所疑謗而不行固當發之于外以拯天下之失
矯天下之弊使至平治而後已故以此次于中孚
然謂之小過者蓋大過以四陽居內二陰在外本
末皆弱上下皆微故聖賢之人以大才大德過越
常分以救天下之大難今此小過以四陰在外二
陽居內是綱紀未甚隳壞天下之事少有差忒故
聖賢之人小小過行其事以矯正之故若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是皆亦有所過也亨者夫聖賢之君

既推至誠之道過行小事以矯一時之失則天下
之人一歸于大中之道而得亨通也天下皆奢矣
嗇儉一己以矯之者晏子一狐裘而三十年是也
天下皆薄于喪也哀毀一身以矯之者曾子水漿
不入于口者七日是也蓋人情已弊矯而行之所
以勸進于中道也利貞者夫小過之時非常行之
時也苟不以至正之道推至誠之心則入于詭譎
誕妄天下不能信服之矣故當率已以正然後利
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夫當小過之時本末未至
甚弱政教未至甚頹天下之事小有所差君子固

當過越而行其小小之事以矯世勵俗使復趨大
中之道可也如當是時不能附順人情而反大過
其事不近于民則所爲迂遠民无所濟矣飛鳥遺
之音者夫鳥之飛騰于空虛但聞其音而不見其
跡謂如君子過越中道矯正天下之弊但使民由
之而不使知之也不宐上宐下大吉者夫鳥之飛
翔雖不見其跡然又不可大過而愈上若愈上而
不已則愈窮而不得其所歸故當下而附于物則
得其所棲止也猶君子當小過之世乘時藉位矯
過常分以正當時不可大越其事遠于人情必當

附近民心約附所爲然後獲吉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
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宐上宐下大吉上逆
而下順也

義曰夫小過之時天下之時小有過失君子思欲
拯濟之不可大過其分但以小者之事過而行之
以矯一時之弊然後得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者夫君子所爲觀時而動時之大弊則大過其分
而行時之小弊則小過其分而行約民中道驅而

納之隨事制宜適權應變一皆必出于正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者失大過二五皆以陽居中故曰可行大事今小過二五皆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者夫成大事立大功必有剛明之才居于內柔順之道行于外可也今三四雖有剛明之才德而居失其位行不得中故不可以行其大事惟小事過可也有飛鳥之象焉者按小過之卦自中孚而來有飛鳥之象者蓋中孚之卦四陽在外二陰在內內虛而外實

故上有飛鳥翰音之言今小過四陰在外二陽在內是內實外虛故有飛鳥之象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者言飛鳥翔空无所依著愈上則愈窮是上則逆也下附物則身可安是下則順也猶君子之人過行其事以矯世勵俗欲民易從必下附人情亦宜下而不宜上也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義曰夫雷者出于地今反在山之止是小過之象也君子當天下小有差弊之時將以矯世勵俗驅

合于大中之道是以過行小事于身使天下之人
觀而化之故若天下之人有所行過差而失于傲
慢君子則過恭以矯之若天下之人居喪過差而
失于率易君子則過哀以矯之若天下之人用度
過差而失于奢侈君子則過儉以矯之是皆君子
之人過爲小事以矯天下之大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義曰小過之時是君子過行小事以矯一時之失
正當時之弊衆所不爲而已獨爲之皆在于身故
取飛鳥之象以明之今初六爻雖以柔而居下

卦之下然所應在四故如飛鳥之愈上而无所附
著是以凶也何則蓋小過之時不宜上君子必須
應機適變隨事制宜附近于人情而後可也若其
所行大過所爲已甚雖位在下而志愈上故獲凶
也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者初六雖在下而已
升至窮極而无所容以懼其凶將可奈何哉故曰
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
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義曰祖始也妣在內也君六五也臣六二也夫小

過之君子不可大有所爲但小過而合其宜欲矯
入正天下使一歸于中耳今六二已過于初以柔順
處于內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也不及其君遇其臣
无咎者小過之世不可爲已甚之事事爲已甚則
有僭逼之嫌而罹其上逆之凶蓋二在其下比于
初則爲過比于五則爲不及今不敢過越其君以
行事正得爲臣之體是所遇得其分故无咎也象
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者爲臣之分則必奉君之
職而行臣之事不敢及于君蓋爲臣之道不可過
越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義曰小過之時蓋君子行大事以矯正天下不使
小人得過也今九三雖處剛陽之位有明斷之質
然反不能過防上六之小人而使之得過夫旣使
小人得過理已乖矣而況復從而應之乎應之則
爲小人之戕害必矣且小人之志常欲陷害君子
惟君子預自防閑不使近于已則得禦小人之術
今三爲小人所戕蓋不能預防以至優柔不斷是
凶禍之來皆自取之也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者

言既為小人所戕而致凶將如之何哉是不能過防之使然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義曰小過之時不空上空下則得其道也今九四雖位上卦之下而應于初六是能下附人情故得无咎也弗過遇之者言小過之時事小有差君子宜過行而矯正之乃權時之宜也今四以陽居陰雖不得正是能過行其事而不至已甚而下附人情使天下之愚不肖皆可企而及之是弗為過甚

而遇得其道也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者言小過之事切近人情但矯正風俗而已是不可往而過也若往而不已將致危厲之災必須戒慎之不可用此為永長貞正之道此蓋聖人戒慎丁寧之辭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上也

義曰小過之時小者過也六五以陰居陽履于至尊是小者過而得中小過之主也然以柔居剛又履至尊之位是陰雖極而德未盛其惠未行故不能為雨澤施于下但為西郊密雲而已何則夫雨

者陽氣上騰陰能固止之則相蒸薄而爲雨今陽
艮止于下不升而交于陰則陰氣雖強盛于上而
无陽以通是以不能爲雨而雲徒密結于西郊也
西郊謂陰之正位也公弋取彼在穴言六五之陰
不極盛故稱公也弋者所以射高也穴者所以隱伏
而在下也公以弋繳而取穴中之物猶聖賢雖過
行其事意在矯下也然五以柔而處至尊之位无
剛陽之德故止可爲公之事也象曰密云不雨已
上者上當爲止傳寫之誤言陽氣已止于下故不
雨也豈有陰盛于上陽止而不雨哉蓋陽艮止于

下所以不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
之已亢也

義曰上六一爻過而不已不知所止是亢極之甚
而无所遇也若鳥之高翔不知所止上而愈无所
適以至窮極而離于凶禍不能反于下以圖其所
安猶人之過而不已不近人情亢已而行故外來
之災自招之眚皆有之也不

盡也既濟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義曰按序卦云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既
盡也言聖賢君子能過行其事以矯天下之失使
天下生靈皆濟于治无所不通此既濟所以次小
過也然既濟者是聖賢功業已成教化已行德澤
已著人情已安倉廩衣食皆已實足君臣上下皆
已和正軍旅皆已修練四夷皆已賓服无一民一
物不得其所以至至纖至悉皆得通濟故曰既濟
也亨小者傳寫之誤按彖曰小者亨也此當曰小
亨蓋言既濟之時朝廷已盡正教化已盡行故上
下遠近纖悉微隱至小之物皆得其所濟而亨通

況其大者乎利貞者言天下既濟之後或不守之
以正道則逸豫怠惰之心生而放恣邪惡之事形
以至罹于凶禍矣故必長守正道則无所不利也
初吉終亂者初謂天下之始治夫天下既治惟君
子爲能兢兢慎持惟恐有失故其始則吉也及其
傳之子孫流之後裔則事或久而多弊治或永而
多闕以至逸豫怠惰居安而不思危居存而不思
亾不念祖宗之重器以至顛敗覆隕皆由此漸是
其終則亂也至如周治于文武成康之初而亂于
昭穆之後漢治于高祖文景之初而亂于武元之

後以是知創業之主蓋得于憂勤故多吉守成之君蓋生于康樂故多忽聖人特于此言之者將以爲萬世守成之戒使之居安慮危在治思亂而豫爲之備不使至于傾危也而不思亂思危而不思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其位當也又其

義曰既濟者天下之物无不濟也雖物之至微至細者亦皆遂其所則大者可知矣如行葦之詩仁及草木夫草木无知之物仁尙及之他則不言而喻矣以此知聖賢功業已成德澤已流人情皆得

其安而教化大行矣利貞剛柔正而位當者言六二六四以陰居陰九三九五以陽居陽皆得其正施之人事則是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貴賤長幼各得其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各得其所則中國爲中國夷狄爲夷狄不相揉亂而天下萬事无所不濟无所不利也初吉柔得中也者謂六二也言既濟之時天下之民物國家之教化无所不濟蓋在上者有中正之道文明之德然後能致也六二以陰居陰不失其正在下卦之中居離明之體是得寬柔中正文明之道以濟天

下故曰吉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者夫民生于憂勤而死于安樂天下久治則人苟其安萬務易墮禍患不警故持盈守成之道當須至兢至慎然後可以久濟苟止于逸樂不自省懼以爲終安亂斯至矣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此聖人深戒之辭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義曰坎上爲水離下爲火水火之性不相入然相資而成功有烹飪之利以濟于用故得既濟之象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者既濟之時天下既以治安君子宜深思遠慮豫爲之防曲爲之備居安

思危居存思亾動作語默皆常戒慎則可以久于既濟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義曰夫既濟由未濟而來初九居一卦之始是天下之未濟而險難之未平也聖賢處此之時當此之責則焦勞思慮經營心志欲濟天下之患難使至于安平是以不顧險難之在前衝冒而往欲行之速故至于搖曳其輪濡潤其尾雖然曳輪濡尾其心无他蓋能憂天下之憂欲濟天下之患難而已故雖深冒于難終得无咎也象曰曳其輪義无

咎者言初九以剛健之德居既濟之初盡心竭力
不顧險難但以既濟爲心故至于搖曳其輪濡潤
其尾如是則于義自然无咎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義曰六二當既濟之時處下卦之內婦之象也茀
者首飾也婦之有茀所以爲容也按初爻則天下
未甚濟至二則險阻已平治道已成萬事莫不盡
濟然此爻介于初九九三之間而又以柔弱之質
故必爲他人之所侵然六二能執中道持正不變
所應專在九五而志不可奪故所喪者但喪其首

飾也勿逐七日得者夫既濟之時天下之民大和
雖有邪佞之人處于其間終亦不容之也故六二
始雖喪茀然已能執正不回則不待捕逐凡七日
之間自得之矣是猶天下新治民已見太平紀綱
未墮上下方盛當此之時雖有小人敢行侵侮亦
不能貽害但如婦喪其茀雖小有所失不久之間
亦當自復故曰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
者言六二喪茀所以勿逐七日得之者由其有文
明陰柔之德得中正之道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

之憊也宗外以式三平克之小人於民象曰三平克
義曰高宗商之賢王也鬼方遠方也九三處下卦
之主當離明之極離爲日日之過中明則衰矣施
之人事猶人君不能持盈以傾覆祖先之業而至
于衰亂也然當是時必有聖賢之君恢復先王之
業而起中興之治故聖人取高宗以明之言昔商
運之衰禮樂廢絕王道衰微綱紀將頽逮乎高宗
能興復商家之衰運繼成基業以致太平之治然
必伐鬼方者蓋衰亂之後必有幽遠不賓之人故
當用師伐罪以安定其民然威服之道不可速成

故須三年然後克勝之也小人勿用者夫復太平
之功必用賢明之士然後功業有所濟矣況中興
之際其勢衰弱君子居之其力猶憊況用小人乎
是愈益于亂也故戒之勿用此小人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義曰繻者盛美之服也袽者衣之破敝也今六四
以陰柔之質居得其正當既濟之時居坎險之地
是猶繻有袽也夫九三當衰亂之後而復能以剛
明之道起中興之治此六四當已治之時是其教
化之流行仁義之洽浹无所不濟之時也若人君

不得持盈守成而逸豫惰怠則傾覆之患復至矣
如盛美之縞服久而必有弊敗故居上者處至盛
之時知其必有傾覆在後故當終日之間兢兢戒
慎常以弊敗為慮則可以永安太而有磐石之固
也故聖人于此深戒之也象曰終日戒有所疑者
言六四雖居坎險之下而能終日戒慎如此者蓋
能通天下之志欲成天下之務必先見之幾察
事于未兆故當自疑恐其事久必壞治久必亂安
久必危故也

久必危故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義曰此一爻聖人深切戒慎之辭東鄰西鄰者取

文王與紂之事也紂居東都故言東鄰文王居岐

山故言西鄰紂君也文王臣也何以東西言之蓋

紂繼世有天下而暴虐无道邦國凌遲所存者位

號也文王身雖為臣而功德已被天下故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歸之是有君民之德故以鄰國稱之

也夫牛者祭之豐也禴者祭之薄也言紂雖在上

以豐盛之祭殺大牢以享于鬼神然无至誠馨德

充塞于前故神亦不享文王雖以薄約之祭薦于

鬼神然有至誠馨香之德神則享之蓋以誠實受福也以是觀之人君在德不在物鬼神享德不享味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者祭不以時而瀆其神雖豐不享祭得其時雖甚薄約福斯受矣是以商紂雖盡物不如文王之得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者言以至誠而享其福祿則不惟慶及一時之身且將延及其來系故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義曰物盛則衰治極必亂理之常也上六處既濟之終位在一卦之外以柔乘剛居物之正其道窮

極至于衰亂也故天下之事傾敗而不能支如涉險而濡溺其首是危厲之極也皆由治不思亂安不慮危以至窮極而反于未濟也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者言上九當既濟之終反于未濟至于濡沒其首危亾不遠故當翻然而警惕然而改何可久如此乎故曰何可久也

未濟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蓋言既濟之後在上者不能持盈守成以至窮極

而无所通濟故以此次于既濟也此卦自既濟上
 六而來明天下之事既濟之後治平已久人心怠
 忽恃安而不思其危恃治而不思其亂逸樂不已
 亂所由生是以濡其首反既濟而為未濟也謂之
 未濟者是天下法度敗壞教化不興故曰未濟亨
 者聖賢君子當是時欲復有所濟使民心之安教
 化之興宜以仁義之道拯救之是必先正其身然
 後正朝廷朝廷正然後正天下必使天下人民事
 物各得其濟而獲亨通也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
 利者汔者幾也狐之性善涉水者也然以小者渡
 之雖幾至于濟然勢力微小必至濡溺其尾也以
 人事言之猶天下未濟欲興太平之功欲拯天下
 之難必藉大才大德聖賢之人與之戮力同心一
 志畢慮不顧險阻之在前奮然往而濟之則可以
 立大勳圖大業拔天下于困厄出天下于水火也
 苟以小才小德位卑勢寡之人當之欲濟天下之
 險阻是猶小狐之涉淵水雖僅至于濟不免濡溺
 无所利于拯難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
 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夫義曰柔謂六五也言未濟之所由來者以居上者
所爲有過不得中道所以然也今六五能以柔順
之質履大中之位委任九二剛明之臣與之同心
竭力共濟天下之事所以獲其亨通也小狐汔濟
未出中也者下坎爲險以狐之小者往涉于水其
力微弱未必能濟猶以小才涼德之人欲濟險涉
難必不能出險難之中矣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
者小狐之涉水雖幾及其濟然以力弱不能自奮
故致濡尾不能終濟也亦如人之濟難其勢弱其
才薄終无餘力以拯民于塗炭不能卒有所成故
曰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者言九二九四以
陽居陰六三六五以陰居陽所處皆不當位位雖
不當然上下二體剛柔相應施之人事猶君臣同
心戮力而相應則可以共濟天下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義曰夫水火相資然後能濟于物故曰既濟今此
二體火上水下火自炎上水自就下水火相戾而
不能相資是以有未濟之象君子因此之象則當
精審其事明辯于物使各居其方皆遂其所則賢
爲賢愚爲愚貴貴賤賤法度昭明各安其分不相

踰越蓋取諸水下火上之義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義曰欲濟天下之險難拔生靈于水火者非大才大德之君子有可致之資可致之勢固不能也今初六以柔弱之質居一卦之下處坎險之底且欲拯天下之難除天下之害謂不量力不度德反自取禍于躬以至濡溺其尾也夫以薄才當未濟之時求安其身猶未知其可也況欲濟天下乎故象曰小孤汔濟濡其尾言力不能濟反自罹其害誠可鄙吝也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者言初所以濡溺其尾蓋不量己才分而不知道之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義曰夫欲泰天下之否解天下之蹇非剛明才德之君子未知其可也今九二以剛明之才德居大中之位雖未出于坎險然所應在五五又以柔順之道信任于己與己同心戮力往拯天下之危經綸當世之治以勞賚安定天下之民雖搖曳其輪盡力而退固无咎也貞吉者爲其以陽居陰所處非正然已有濟難之力苟能用大中之道由大正而行則吉可知矣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者言

二本非正以其有正中之德可以行正道而獲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義曰六三以陰居陽又在坎險之極是不正懦弱
之人也以不正懦弱之人身在坎險欲拯天下之
患難濟天下之未濟如之何其可乎身且不正反
欲進救天下是窮凶之道也然云利涉大川者蓋
六三下近九二剛明中正之人上比九四與衰撥
亂之臣處二四之間而能依附之則可以獲安而
不至溺身于險難故曰利涉大川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義曰九四出坎險之中居離之位是有剛陽之才
然以陽居陰所履不正是以有悔苟能守正而上
承六五之君竭力盡心以附順于上以與天下之
衰則悔可亡故曰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
賞于大國者震謂威震也當未濟之世風俗久漓
典章久墜紀綱久闕而九四有剛明之才又居離
明之位是能用其威震與師動衆亦須三年然後
有功使復于既濟故聖人重其酬功報勞以大國

周易口義 卷十
而賞之所以寵其成績也然按既濟之卦在九三亦言伐鬼方而曰高宗此但言震用者蓋既濟九三有中興之象此九四則興衰之臣也象曰貞吉悔亾志行也者言九四已出險難志欲安濟于天下故能以剛明之才德大正之道施行其救難之志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義曰六五以柔順位于至尊未濟之主也然以陰居陽木亦有悔故必守正然後得吉而无悔也君

子之光也者以柔順文明之道所行得中且下應九二剛明之臣與之同心戮力一志畢慮與天下興利除害致天下于既濟是君子光顯之德也有孚吉者言六五以柔順之質委任九二剛明之臣與之共治天下當絕疑忌之心以信相待則興治之功畢而終獲其吉也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者六五之君能以柔接物以信遇臣興天下之治是君子光暉之用无所不至而獲其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曰夫六五柔順之主能下接九二剛明之臣使
既濟之道已成至于上九則綱紀已振教化已洽
法令已備故已可以无爲而治不勞聰明委信于
臣而飲食宴樂以相和悅所以无咎也濡其首有
孚失是者夫安不可恃樂不可極任臣不可以不
察如是則有苟簡敗壞浸潤之禍至于濡溺其首
蓋失其所信之道取不節之嗟故曰有孚失是此
聖人滾戒之辭也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十



